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祿

目 錄

目 錄	1
編者序	10
出版說明	12
內容提要	14
編輯大綱	15
丁序	16
顧序	17
蔣序	20
時序	21
沈序	25
嚴序	27
自序	29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祕

痔漏	79
瀉利	77
喘病	74
足患	72
痿痹	70
耳鳴	67
膈	62
肺癰	60
血症	52
痢	45
腫脹	43
瘡疾	36
傷寒	31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疝病	81
痰飲	85
痞	89
腸澼	92
經閉	94
失血	96
酒積	98
《魏玉璜醫話精華》	100
傷風	101
熱病	102
厥症	103
嘔吐	104
泄瀉	107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水

痢疾	108
瘧疾	110
消渴	112
內傷	113
膈症	114
喘症	117
音瘖	119
血症	120
黃疸	121
痿症	122
汗症。	123
諸痛	126
七竅	128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疝氣	130
調經	131
胎產	133
《張石頑醫話精華》	137
中風	138
時邪	141
瘧疾	148
虛損	151
痞滿	152
腫脹	155
痰飲	156
欬嗽	157
肺痿	159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永

嘔吐	160
吐血	161
諸痛	163
脚氣	164
眩暈	165
驚悸	167
痢疾	169
淋濁	172
遺溺	173
消癰	176
胎產	178
《徐靈胎醫話精華》	179
中風	180

典 秘 蘭 靈 的 諸 水

周痺	184
癩症	185
傷寒	186
崇病	188
瘟疫	189
暑	190
熱呃	193
瘡	194
痢	195
畏寒	197
畏風	198
痰	199
喘	201

典 秋 蘭 靈 的 諸 永

飲癖	203
翻胃	204
癰	205
消	206
蟲痛	207
怔忡	208
亢陽	209
吐血	210
背痛	213
腸紅	214
血痢	215
崩	216
血厥	217

胎產
..... 218

觀看坊間中醫古籍，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台灣所出者，甚少，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書籍的印行，皆以簡體字為多，因而簡體書籍，充斥於書市，書中所排的版面，也都仿西式的橫書，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已不復見，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況簡體有多字混用，如乾、干、幹，簡體字都是干，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此外，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要閱讀書籍，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

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的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最好是中醫師，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能於診務之餘，空暇之時，願長時間犧牲，醉心於古籍，不旁涉俗務，又能精心點校，以使讀者在閱讀時，文理曉暢，無絲毫的阻礙。像這部份的工程，實在是浩大，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望而卻步。

像我，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性內向，不喜與人交遊，口中常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心中所繫者，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以供人下載閱讀，推廣中醫知識，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更是醉心於此。然有諸多網

友，喜歡書本的感覺。所以現在將此古籍，經由多次校正、句讀，做成直書，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也可以印成書本。當然往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發布於世，敬請讀者拭目以待。

編者陳永諸敬上

出版說明

在中華文化遺產中，中醫藥學以其獨特的理論、深邃的思想、卓絕的療效和浩瀚的文獻，繼續爲人類的衛生保健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受到海內外有識之士日益廣泛的矚目和重視。中醫藥學在數千年的發展歷史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醫療、養生等方面的實踐經驗，并隨着歷代醫家的著說而成爲留傳後世的典籍。因此，整理與研究這些醫學文獻，不僅具有史學價值，而且更具有實際應用價值。這種整理與研究工作，成爲當前繼承和發揚中醫學術的基本途徑之一。

爲了促進中醫學術的普及與提高，特約請上海中醫學院中醫文獻研究所主編《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以滿足廣大中醫工作者的需求。本叢刊由上海中醫學院中醫文獻研究所朱邦賢副所長、中醫學院圖書館王若水副館長任總編審，并特聘著名中醫學家裘沛然教授、上海中醫學院院長陸德銘教授、上海中醫學院副院長嚴世芸副教授任選編顧問，組織上海中醫學院專業人員承擔校勘工作。

中醫古籍僅現存者，已逾萬種，本叢刊輯選具有相當學術價值和臨床實用價值的歷代古醫籍，包括自北齊以來歷代中醫典籍之精粹百餘種，分爲醫經、傷寒、本草、醫方、診斷、通論、養生、內科、外科、兒科、婦科、針灸、眼科、醫案醫話等十四類，對其著者生平、著述內容、學術特色等方面，予以校正考定，分裝爲四十冊。所有典籍經專業人員勘正錯訛，采用影印方式出版，既保存和反映了中醫古籍的原貌，又能便利讀者正確閱讀和理解古代醫籍的旨趣，各醫籍前載

有「內容提要」，以梗概地介紹撰著者生平、著述情況及內容要點，并客觀公允地評價其學術特色，對從事中醫工作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們期待本叢刊的出版，能够對普及中醫和促進中醫學術的發展，起到推進作用。

上海三聯書店

一九八九年十月

內容提要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全四冊。近代名醫秦伯未（生平見本叢刊第二冊「內容提要」）編輯，刊于一九二九年。

秦氏纂集《清代名醫醫案精華》後，以喻嘉言、徐靈胎等名家驗案，體例未合不得選錄為憾，遂將清代名醫治驗中議論詳備、體類筆記者另行汰取，必以臨證實效為務，空泛議論而不尚實際之流一概屏除，計錄得喻嘉言、魏玉橫、張石頑、徐靈胎、何鴻舫、林羲桐、王孟英、李冠仙、齊有堂、許珊林、徐玉臺、程觀泉、許恩普、余聽鴻、吳東陽、李修之、張畹香、姚龍光、張希白、魏筱泉等二十家醫案，共為一秩，以為《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之翼。全書與《清代名醫醫案精華》體例相仿，均以醫家為綱，病證為目；每一醫家前皆冠以小傳，以明其師承、學術淵源等，隨後則據其證治經驗，匯輯數十種內科病證驗案，以便讀者臨證參考，觸類旁通，並由此可以尋繹其學術淵源。故是書雖名曰「醫話」，實乃有清一代名師醫驗心得之集合，與一般侈談學理及軼聞趣事者有霄壤之別。因此，本書是一部頗切實用的臨床參考書。

茲據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上海中醫書局本為底本，酌從醫理、文義正訛勘誤。

楊虎

○中國醫學至清代而闡古啟新，可謂極盛時期，編者既輯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一書行世，茲以中有體例不合見遺者，因另輯關於筆記體者，續纂本書，名曰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本書自喻嘉言、張石頑、徐靈胎、王孟英，以迄程觀泉、吳東暘、魏筱泉輩，凡二十家。

○本書體例，一遵醫案精華，以內科為限。

○編輯目標以切實效驗為歸，務必敘述一病之始終症候治療詳明者，方行錄入，空泛議論，概從割棄。

○本書仍以人為綱，以證為目，俾便閱者尋繹其派別。

○每人冠以小傳，藉于師承經歷，及當日淵源，有所稽攷，亦舊例也。

○本書搜羅鈔胥之勞，承錢君季寅分任附此誌感。

○書中不免失當之處，尚希閱者有以指正。

唐王勃撰醫話序一卷為醫話之鼻祖，厥後史搢臣有願體醫話，王孟英有柳州醫話，趙彥暉有存存齋醫話，柳寶詒有惜餘醫話，或書見聞，或述心得，世人珍視已久，今秦君伯未復有清代名醫醫話菁華之輯，收集至二十餘家，益將嘆為大觀矣。伯未之言曰「中醫學說之蕪雜，而今而極，非自新不足以圖存，而自新之道，舍整理舊籍，又不足以供研究，孔氏曰『溫故而知新』，是書之輯，不僅在表彰中醫治驗之成績，亦所以使讀者洞明一代之學派，有以融會貫通而自闢新境也」。噫！嘻信如是，伯未真有心人哉！溯余自髫齡後，即喜涉獵典文，或扃戶浹旬，或饑驅千里，人事倥傯，未嘗停輟，既而心勦形瘵，肺病以成，乃求醫學於本經素問靈樞難經，以及漢之張長沙，晉之葛稚川，唐之孫思邈，金元之四大家，繼又求解剖學、生理、衛生學以及內科學、藥物學、病理學、診斷學等，於東西洋之典籍，竊嘆中西之說，各擅所長而間有適相符合者，乃從事著述，以發皇中醫之本能，而介紹新知於社會，數十年來，亦嘗深知中醫書籍之凌亂，久欲予以整理，而愧未能有所成就，今伯未獨以提倡新中醫自任而復肆意於舊學之商量，為改革之地步，余知其貢獻於中醫界者，正未有艾也，會索言於余，因樂而為之序。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九月無錫丁福保仲祐。

顧序

秦子伯未持其手輯清代名醫醫案菁華贈余，既而又囑為其手輯清代名醫醫話撰序，余何足為之序哉！則亦以余之醫話應之而已。夫遜清以邊裔入主中夏，一方以武力旗防兵制漢族之死命，又一方以右文稽古，宏獎博學之士，驅天下之才盡入于故紙堆中，于是古學復興，駸駸乎超漢軼唐，非虛語也。獨醫學受其影響最少，故醫學雖有復古之傾向，而所爭者在于古方時方之殊耳，傷寒溫熱之辨耳，能略通小學如莫枚叔研經言者，已如鳳毛麟角，最近廖季平頗用心于內難傷寒諸書，然用其今文家治經之方法，以治內難傷寒諸書，往往誕妄不經，其甚者乃至無異治絲而棼之也。章太炎知理董傷寒論、千金方、外臺秘要，為今日治古方派之巨擘，然其于靈素，蓋疑為非古，則亦不澈底之復古也。此吾人今日緬想滿清二百六十七年中之復古思潮，遠比歐州古學復興時代，而尚不能無致不滿于醫學者也，雖然醫話猶文話也，王伯厚困學記聞曰「東坡得文法于檀弓，後山得文法于伯夷傳」，是其得文法者同，而其所從得文法者不同，秦子輯醫案醫話，使閱之者，無異入五都之市，環貨山積，花樣翻新，千態萬狀，各從其所願而學焉，不負所謂度盡金針繡鴛鴦者，則其輯述用心之苦，創意之巧，為何如也。不僅唯是，今日之東方為西方所征服之民族，猛進而長于摹仿者，莫如日本，遲進而拙于摹仿者，莫如中國，日本維新變法，一兵二醫，在最近五十年中，縣我琉球，割我台灣，夷我朝鮮，謀佔我滿蒙，甚至敢以二十一條之亡國圈套，加我叛

國總統之袁賊頭上，試問西方諸國侵略之急進，有如是乎？故其醫學之急進，三十年之速度，一躍而超登世界第二之位置，然且不遠而復，迷途知返，今痛苦西醫盛行，人民日陷于尪羸，乃大聲疾呼，共起追求皇漢醫學，使我漢醫重放萬丈之光燄于東方天地，而為我中醫揚眉吐氣焉。今我國西醫之攻中醫者，亦知之否也，聞之否也，使猶不知不聞，則是天下之無耳無目，痴聾瘖啞之行尸走肉也，而猶日囂囂，專以攻中醫為事，則是為西方作餓虎之俵鬼者也，尤其是學校之教師學生，余身為教師三十餘年，曾任大學教授十餘年，幼習中醫，壯慕西醫，而幾喪性命于西醫之手，余子元章以大學將畢業生，二十四歲之英年，迷信西醫，而死于廬山牯嶺普仁醫院中，滄海可以迴流，吾恨豈可雪乎？耗矣哀哉！彼西醫者以鷹之眼，虎之爪，獅子之力，對爾病者，假爾病者而為強者，猶可幸逃爾命，設不然而為弱者，則必無幸矣。余任東南大學教授八載，目覩至愛之門生，聳跳如飛，偶爾飲食不慎，腸胃有病，經西醫用愛克斯射光鏡，照見腸中有小點，破腹截腸而死者，歲有人，若經中醫之手，則湯液數劑，霍然而起矣，故余嘗謂某西醫為劊子手，某醫院為屠宰場，余豈好為此過激之談哉！不得已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秦子輯醫案醫話二者，實為促醒吾四百兆同胞普有中醫知識之良機，尤其是學校之教師學生，應當人人覽讀，勿以無價至寶之性命為兒戲，勿使扶桑三島民族西向而笑我支那人之馬鹿，中國萬歲，四百兆同胞萬歲。

十七年戊辰仲秋武進顧實惕生序于新都之穆天寄廬。

永諸的靈蘊秘典

蔣序

我國醫學，肇自岐黃，垂四千六百餘年矣，惟其有四千餘年之歷史也，昏庸自負者，恆恃以傲人，淺見膚泛者，輒痛絕其陳舊凌亂，結果均足致自暴自棄，歐西唯物的畸形醫藥，乘機直入，而喧賓奪主之勢以成，環觀世之業中醫者，大都日則揣摩逢迎病家之心理，以擴張其業務，夜則持籌握算，計其一日之所得，絕少以學者態度，為我國醫學謀一線生機者，是則不特恃藥為生之國人。將作一路哭，而歧黃在天之靈，亦將噫吁太息者矣，可慨也。夫秦子伯未，海上名醫也，獨恂恂有儒者氣，不脫書生本色，居恆以國粹淪亡為已憂，同時以振興國粹為己任，深知中國醫學之可尊可貴，特以學說名詞，未盡合乎時代之背景，致遭求全之毀，嘗糾集同志，組織新中醫社，以革命之精神，整頓舊說，容納新知，期中國醫學之中興，並主辦中國醫學院，以宏造就，最近搜集有清一代名醫，自喻嘉言迄吳東暘都二十人之作品，擷英刪蕪，編就清代名醫醫話精華，而索序于下走，夫中國醫藥之發明，實先由實驗而麗以學說，故方藥為中醫精神所寄，侈談學理，不啻買櫝而還珠，是書則治法與學理並重，取捨尤見嚴格，且作者均係近代名家，讀者可較少食古不化之弊，不僅可為整理國粹之一助，而裨益醫林，惠及後學，亦無涯量用，敢樂為之序。

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有九日上海蔣文芳。

時序

秦伯未先生以科學之方法，為國醫整理書籍之途徑，清代醫案之精華已經編訂，蔚為大觀，而醫話精華，又經整理告竣，余愧不文，謹就管見所及，妄參末議如下，若夫附驥尾而致千里，非敢望也。

「經驗學派之真諦」，醫學書籍雖有汗牛充棟之譽，然以實際攷察之，不外理論學派與經驗學派二者之分而已，內難諸書明其理，傷寒金匱充其用，此先民之偉識，傳之百世，莫之或替，唐宋以降，諸家之著作漸趨於經驗之途，千金外台二書，多傳上古專科之禁方，故理論或有未明，而經驗確為真實，惜世勉力學之人，致疑古書之不易讀矣，近代之所通行者，氣虛宗東垣之法，氣鬱用易水之方，景岳石頑，吾宗其溫補，丹溪用和，吾宗其滋陰，戴人之喜用攻下，河間之輒投涼瀉，實症宜之，香岩孟英虛谷，輕淺平淺，尤易推行，葉派之征服中國，因是之故，世所謂通行之官方藥者，醫界類能知之，惟其所以能成其現代之中醫，恃數千百年歷代諸家之經驗，以醫扶維繫之耳，使有學理無經驗，則清談可以誤國，空言適足僨事，由是可知中藥之發明，基於單方之成立，中醫之特色，惟在經驗之專長，少數人且欲以門戶派別之分，藉以包辦醫學，不知以并觀天，以蠡測海，實自見其小而已。昔泰西裴理奴斯創所謂經驗學派，謂病的現象，研究充足純正，症候討論精詳，與經驗相合而後乃用藥治之，故蔡子民氏，謂真理無今古之分，醫學無中西之別，求其結果之良窳，終歸於實地之經驗，旨哉言乎！

「醫話對於醫學上之價值」，印巖氏曰「我國醫界實驗者多無暇著書，著書者多未曾實驗，每論一病，往往症由懸揣，方由臆造，於病因病形病理病機，及其兼症夾症變症壞症，初中末之原因結果，多不詳明，後學讀之，每多悞兩似，莫得其一真，惑於百非，莫宗於一是，人自為學，家自為教，泥古者薄今，趨時者廢古，究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殊無一定之標準，宜乎日醫和啟田十郎曰「中醫藥方雖駕乎西洋諸劑之上，然無一定之統系，無研究之方法，方書所舉病症，亦雜錯而不可捉摸，加以其處身配合之方法，不明以示人，雖欲探其奧妙，而不可得，故古來潛心向學，慕心名醫之奇術，而卒之杳無所得，終於俗醫者甚多，余宿尚方術，究心歧黃家言，十有餘載，知中醫書籍之紊亂，誠有如二公所云者，欲圖補救之方法，必以醫話所載經驗之談，為指導醫學入門之捷徑，蓋醫話之作，或書見聞，或述心得，或為益友之暢談，或為學說之闡發，因體例不拘，出話平易，其真誠畢露，暢所欲言，無絲毫之矯柔造作，較症治書籍，如聖濟總錄、六科準繩、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醫宗金鑑、景岳全書等之陳陳相因者，不啻有天淵之別，現代學者羣皆注重於醫話之途，所以求其確實之經驗而已。

「醫話之流傳」，昔王勃序醫話，是為醫話之嚆矢，後世之所通行者，如褚氏遺書、醫話纂要論、醫旨緒餘、折肱漫錄、醫學筆塵、醫林集腋、慎疾芻言、言醫選評、重慶堂隨筆、潛齋醫話、歸硯錄、尤在涇讀書記、惜餘醫話、柳州醫話、願體醫話、冷廬醫話、友漁齋話醫、存存齋醫話、素盦醫話、馥堂醫話、研

經言、知醫必辨、伏氣解、先哲醫話、醫界之的鉄椎、塔涯軒醫藥漫錄、市隱廬醫學雜著、吳醫彙講、毛對山醫話等，及附經管見心法諸書，以及近代之陸晉笙之景景醫話，丁仲祐醫話叢存初續編，王以均之東源醫話，張汝偉之醫林裨錄，周小農之伯華談醫，及拙作之折背叟言醫，醫學漫筆，藥學漫筆，四友齋醫話等，醫話之傳流，亦已夥矣。然其中之體例，各有不同，有以發揮醫學者，如褚氏遺書、讀書記彙講、伏氣解及拙作言醫漫筆等編是，有話其見聞者，如伯華談醫、知醫必辨等是，有中西比較者，如先哲醫話、醫界之鉄椎等是，有針砭市醫之惡陋習者，如慎疾芻言、言醫選評等是，有闡發其特殊之經驗者，存存齋醫話、冷廬醫話，其尤者也。

「整頓之方法」，醫話書籍之流傳如是之夥，學說體例之龐雜，如是之甚，欲使後學得以折衷一是，不戛戛乎難之，整頓之方法，即以經驗為依歸，實際為應用，取其專研病症，首尾完備，方法齊全者，有特殊發揮之貢獻，非隨人顰眉，嚮壁虛造可比，重加訂正，以資研究，清代諸醫學說多有突過前人之處，故以訂正清代醫話為入手初步之辦法，若夫意見之紛歧者修飾之，學說之抵觸者改正之，文理艱深用意不普通者刪除之，繁冗無當，駢拇枝指者，淘汰之，務必使讀一篇有一篇之益，得一句有一句之用，則一帙之流傳，胥前賢研究之成績，經驗所在，無殊赤符綠字之文，醫學結晶，不啻索驥探驪之助，其有功醫學，甯有涯哉！

「建設之途徑」，醫學既以經驗為主，而經驗必有實習之途徑，則驗案尚矣，臨床實習為世界所公認，若中國歷代醫案多屬個人鼓吹之私意，無識者閱之，徒亂心意，有識者，亦要精心鑑別，必待刪改之，修正之，以去其妄而存其真，間有心思獨到之處，足為症治學之羽翼者，伯未先生，醫林名宿，具濟世之熱忱，抱改革之壯志，知醫學驗案之可貴，復慮其理想鑿空之繁而無當，故有握要鉤玄之作，選其精華，棄其糟粕，清代醫案中方案分條紀錄者，既經整理告竣，復取其用筆記體裁，與逐日方案彙集者不同，加以重訂，顏曰「清代醫話精華以示諸前賢苦心積慮之成績，即吾儕臨症處方之指南，昌黎曰『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故作者聖而述者賢，秦君此編於醫學之關係甚大，蓋醫話醫案為醫學上之精華，而本編尤為諸書之精華，閱者得此，潛心而練習之，則和緩可作，勿謂秦無人，請即以此書為左券可乎！」

己巳中秋前一日時逸人氏書於海上寄廬。

醫家之醫話，猶儒家之筆記，或述所見，或記所聞，其體裁不拘一格，其文筆引人入勝，天虛我生謂學文最好閱說部筆記，余則曰「學醫最好讀名家醫話，以其所記，大半皆屬事實，易於了解，不若詞艱義澁之內難甲乙，每一披覽，輒覺昏昏欲睡也」。僕先天不足，疢疾時嬰，初解之無，即問學於王師香岩，王師為湖郡凌公曉六之門牆，學理經驗並皆佳妙，其教授弟子，由源及流，本經素問即為人門之書，僕讀之不能通其義，乃私購趙晴初醫話稿閱之，頗覺意顯詞清，易於領悟，於是冷廬醫話、歸硯錄、對山醫話、重慶堂隨筆、言醫選評、市隱廬醫學雜著、折肱漫錄、醫話叢存、景景醫話等書，遂為吾之日常課程，迨相繼讀畢，更進而研幾古籍，則深文奧理，迎刃而解，不若曩日之格格不入矣，是以僕之粗知醫學，謬擁臯比者，實由醫話啟其端也，然醫話中之菁華，厥為驗案與驗方，蓋窮鄉僻壤，非驗方不克濟危急，棘手之病，非驗案無以資借鏡，二者僉有裨於世也，僕閱醫話時，嘗摘錄其中驗方，輯成專書，顏曰「非非室驗方選，施諸臨床，頗見功效，誠以是項驗方，都由昔賢試驗而來，不比慈善家所編行者，駁雜不純也」。夫醫話中之驗方，既有實效可憑，則其驗案，當有同等價值，惜無人精選而梓行之，以惠醫林也，秦子伯未精醫學，能文章，居恆慨乎中醫之不振，由於醫工之不學，嘗與王君一仁創辦中國醫學院，以培養人材，與許君半龍組織新中醫社，以董理古籍，研究之力，志願之宏，儕輩中罕與比倫，洵中醫界

之新人物也，迺者博采有清名師醫話中之驗案，分類排比，都若干卷，名曰清代名醫醫話精華，而索序於僕，僕以秦子是編與僕疇昔所纂之驗方選，同為醫話之精華，同為有裨世道之作，爰不辭謏陋，略書所見以歸之。

民國十七年仲秋沈仲圭序於上海醫專。

嚴序

凡學醫者以治病為鵠的，世有學醫而不知治病，徒在死書上用工夫，舉筆洋洋千言，談吐口若懸河，令人閱之心傾，聽之神往，一若其醫病，當手到春回，不啻盧扁復生矣，孰知其診治之際，手顫心慌，按脉而疑遲疑數，審症而忽實忽虛，處方則麻黃、承氣、白虎、理中，雜陳腦際，莫知適從，至于溫熱傷寒，尤所不辨，反詆治溫熱者不用傷寒麻桂之非，若此者，比比皆是，徒恃一口一筆，炫惑世人，誤人性命，不知凡幾，誠以治病與學理似合而分，多讀書不如多臨診，如經驗既深，再能讀書，則更臻上乘矣，求之古人學驗並深者，大不乏人，但有明以前，視溫熱與傷寒同治，尚不能謂為醫道之全，迨有清乾嘉以後，葉薛吳王等，相繼發明，振聾發聵，力闢蠶叢，治溫熱用辛涼以清熱達邪，芳香以開竅辟穢，並著有溫熱經緯、溫病辨條等書，足與仲景傷寒論南北並峙，中國醫道，于是大備，摯友秦子伯未，好學士也，與余交垂近十載，學識既宏，經驗復富，深知學醫在乎治病，而醫案又為醫者畢生之結晶品，較之普通學說尤為可貴，乃于數年前着手編纂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一書，已于今秋出版，汰繁就簡，擷取精華，一展卷而名著必備，臨症參攷，增人慧思，誠大有功於醫林也，近秦子更以為未足，復着手編輯清代名醫醫話精華一書，庶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其不脛而馳，風行全國，可預卜焉，然秦子之所以獨編清代醫案醫話而不及于前朝者，此正秦子獨具隻眼，超出凡輩之處，蓋有明以前，不知溫熱治法，雖有醫話，難稱全璧，

即須選輯，不能與清案並提也。嗚呼！安得舉天下之學醫者，皆手此一卷而讀之，庶免食古不化之嘲乎？是為序。

戊辰暮秋甯海嚴雲蒼山書于上海四明醫院。

自序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繼清代名醫醫案精華而輯也，余于前書序中謂醫案為中醫價值之真憑實據，茲請更從價值二字申言之，研究哲學者曰「人類思想不免衝突，而思想之衝突，屬于事實問題者少，關乎價值問題者繁，以事實問題俟真理一出，百喙止辯，而價值問題，恒視人之評衡器官相應而定，即有心理作用存乎其間，終難一致」，斯言也，余其韙之，然以語醫學，則當以事實為前提。一切價值視事實為轉移，自物質由原子構成之事實，一經發明，所謂五行四大或水火之說，其價值即因之低降，可以為證，蓋醫為治病之學，能本其學說，于事實上使疾病痊癒，即為真價值，不能因人之評衡器官相歧而異議也，進言之，價值既根據事實之效驗，而事實之效驗又根據學說之如何，則中醫既有真切之價值，其學說亦自有相當之位置，雖一部份受理學哲學之影響，似多空洞，然真理所在，正不能全行鄙視焉。余治中醫幾十載，覺中醫之學說之事實之價值，非西醫所能明、所能及，所能企望，爰積歲成清代醫案一書，今復嫌其為體例所拘未能詳備，爰擇筆記體者，另輯是編，諸先賢苦心積慮之成績，即吾儕臨診處方之指南，願同道其珍視之。

戊辰仲冬上海秦之濟伯未

《喻嘉言醫話精華》

喻嘉言（昌），新建人，博極羣書，精力過人，為清初三大家之一，往來南昌靖安間，後又移寓常熟，所至皆以善醫名，精心妙術，冠絕一時，著有醫門法律、尚論篇，寓意草等。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沈，渾身戰慄，手足如水，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闢其差謬，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應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誤，實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證見厥，先生確認為陽證，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人，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為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證，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蹇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況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厥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嚎，尚不知悟，總由傳脈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熱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乘無

陽之比，況病者始能無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證，安得以厥陰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且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痺，厥而能食，恐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厥熱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助陽劫陰乎！證治方法，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庶可少殺一人也。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臥地上，輾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證其脈，洪大無倫，重按有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證，奈何認為下證耶」？醫曰「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純陰之藥，重刮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嚥，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燠熱，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謂大熱為陽證，則下之必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並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痛，服表汗藥，疼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斑，神昏讞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謂曰「此證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讞語，若癡轉紫黑，即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平日足養腎水有餘，如早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劇復劑俱

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為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癥自化。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證，兩腰痠廢，臥床徹夜痛咄，百治不效，求診於余，其脈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症，但恐成廢人矣，此證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為一家，相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實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為救全，而無治法，諦思良久，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脈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為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然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做倣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痠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證，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

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為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甯片刻，又為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燥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證，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瘧疾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脈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氣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便覺恍惚，扣門請教，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余甚傍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余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耶？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蒞任以後，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瘧，食飲減少，肌肉消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噉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大為所苦，察脈證因知先生之瘧，乃饑飽勞佚之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明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所為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專在胃，則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瘧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

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噉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證，病機之最常發明者，其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脈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及刺瘧篇又曰「陽明之證，喜見火，喜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為悖謬耶？不知此正更實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陽明得病之始，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恐其劫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王者，天時之陽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召，亦云亟矣，便當日稍知分輕用藥，何至延綿若是哉，迄今喫聚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為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降濁者，全賴中脘為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無人焉參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干氣道耳，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為雲，必得天氣下而為雨，則二氣合，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大空窒塞，而成陰暄之象，人之胃中亦由是也，清濁偶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

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中，何壅塞之有哉！此所以培養中氣為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碍，可以呼之於根，吸之於蒂，深深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為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干，反以陰濁之屬，揚波助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為合法耳。

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體豐面白，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臥巷曲當風，新秋病瘡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胸腹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飲食不入，能坐不能臥，能俛不能仰，勢頗危急，雖延余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幾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連煎之」，余駭曰「此何病也，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矢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誤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須腹破，曷不留此一命，必欲殺之為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迫至，擲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

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徵色且發聲矣，余即以一束而辨數十條，而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復精透，但參朮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尚未見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藥，俟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剝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為力矣」，病者曰「剉好一劑，俟半夜果有此證，即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尚可及否」？余曰「既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暈，忙服尊劑，亦不見效，但略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語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人參至三錢，服過又進大劑，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即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即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實潔飯喫肉，亦無不可」，於是以前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掙，無隙可出，看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為證驗」，於是以五苓散本方與服，藥纔入喉，病者即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陀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

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雜投，及傷風未止，併調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迷津耳，實無居功之意也。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熱一斑，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為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略無寸效，昏昏默默，漫無主持，彌留之頃，昆弟子侄，倉皇治木，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脈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脈牽掣不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為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黃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脈，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脈不為牽制，但陽明胃脈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且略一過啖，即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及顧，但於

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憊，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略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去，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曰「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貴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合為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能成銀色，所以神識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脈失養而動惕不甯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得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傳經之邪為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如噦者不治」，平叔之脈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疑，然治較此例倍難者，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為子輩暢發其義，夫天包地外，

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玄穹不尸其功，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草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為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沖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唇外吮砸，所謂水到渠成，迺更甘寒二劑，此後絕不置方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霖雨霽霖，日復一日，優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之恆耳，必識此意，乃吾知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氣也，生氣同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素虛，而反浚其生耶？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為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皆是悍毒攻刮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證，故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其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又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為大滿大寶，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肝，缺益平傷心，臍出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傷腎，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為不可治之證而設，後人不察，概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不治之證，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刼除百病，後人有調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乃麻徵君之文者，誠為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羸劣耳」，所以凡用刼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為猛藥所攻，即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為難者，實有如驅良民為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亶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

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雖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甯，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閉口痢狀，余診之，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證，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為主治，少加薑寇煖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本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甯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前因誤治，引動胃氣作楚，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即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然不見藥之功，其實為無功之功也」，又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即請余診，行動如常，然得內傷之脈，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即議云「此證仍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多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也」，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疾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茫茫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即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藥三劑全安，若不辨證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況於疾病未著而早見乎？又周信用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求治於余，診其脈沈數有力，謂

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之證也，吾當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携自藥來面治」，於是有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鵝蛋狀，置椅褥上墊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煎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溉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臥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以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世兄，患久痢，諸藥不效，蘇秦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證，當識此意，使其緩緩，久久透出表，外方為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入，徒傷其正耳，又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搆訟，奔走日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踢足，躁擾無奈，余診其脈，弦緊勁急，不為指撓，謂曰「此證一團毒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胃腸朽腐矣」，於是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稍甯片刻，少頃仍前躁擾，一晝夜，服至二十大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畢，見脈勢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用生地、麥門冬各四兩，另

研究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隨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脈勢既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滯潤之藥，而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少氣沫耳，第三日思食荳腐漿，第四日略進陳倉米清汁，緩緩調至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綫者，不可少此焦頭爛額之客耳，又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脈數大空虛，尺脈倍加洪盛，謂曰「此兩證而湊於一時之證也，內有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證，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痢清白，此因腹中濕熱，已蒸成豬肝魚腦敗濁之形，故色雖變而下痢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即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丸，服至旬日全安，又葉茂卿幼男痢病，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其關脈上勇而無根，再診其足脈，亦上勇而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證，乃胃氣將絕之證也，噤口痢者，虛熱在胃，壅遏不宜，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傷於苦寒之藥，不能容食，治惟有專專溫補一法而已，於是以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遍地俱污，茂卿恐藥不對證，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即治病，人之大小腸，盤疊腹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糞，今藉藥力催之速下，

正為美事，焉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三日，人事大轉，思食不飽，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湯調理旬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啖傷胃者多，內有積熱者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套治法也，又浦君藝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誤用參朮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椀，嘔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為一家，中幽門闌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即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玉及內戚俱探余曰「此證可無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病勢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己耳」，於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其下奔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便後寒熱

李先生玉體清瘦，澹泊甯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後，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實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便，努掙傷氣，故便出則陰乘於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內傷，補養元氣為上，加入外感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腸中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蘊之濕，不思躁燥為相之恆，可以不治，即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為濕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導之，則誤甚矣，益瘦人身中，以濕為寶，有濕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腸，誤用滑藥，轉致澀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遺，輒矜祛濕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暫快大腸之潤，而謬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實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知陰陽交勝者，漸至交離，而陰從瀉傷，陽從汗傷，兩寸脈浮而空，陽氣越於上，關尺脈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勢趨不返矣，然汗出尚有時，而下痢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兩竭於下，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此時尚以滑石、木通、豬苓、澤瀉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止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盡空，仰給於胃脘，食入毋俟停留，已挈柄而涸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暗行驅下，其臭甚腥，

色白如濃，垢盡而腸氣亦不留，祇是周身元氣至寶，坐耗於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然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出則腸胃俱空，繇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壅塞，口燥咽乾，徹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質輕者，胃中始愛而受之，此時尚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甚矣，夫宣房瓠子之法，天子公卿，咸輕擲金馬壁雞奠之，以策羣力，而襄底定，請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於醫藥，可乎？草野罔識忌諱，或者可與圖功耳，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茱萸、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升麻、赤石脂、禹餘糧、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為四君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滲，恐傷陰也，而用山茱萸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藏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團聚於中不散，斯脈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肛不至火熱，食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而喫緊關頭，故取四味重復藉其專力，至於用瀋以固銳，藥味多般不同，此用禹餘糧石脂者，取其專固下焦之脫也，沉腸胃之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所謂下焦有病入難會，須用禹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也，又况誤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澁者救之，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二味服下，恐藥力轉薄，不遂其留戀，故以啜羹之法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飲醞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謂為

難用，醫者見二味滋藥，從旁破為不可用，不知十劑中，澀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脂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內柔者也，中州土病而引土為治，尚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莖，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相同，光不自掩，必求行其所知，則賤者售而病乃殆矣，謂之何哉，先生聞名而請，極其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意，不才即於方末，慨嘆數語，飄然而別，次日先生語戚友云「昨之論辨甚明，但石脂餘糧生平未會服過，即婁中醫者亦未曾用過，只得附未達不敢嘗之義，華天御孝廉，薦治陳彥質之病，比先生更重幾倍，石脂餘糧而收成功，具案其存，可覆閱也」，其後往郡迎醫，用補劑稍效，然不善於補，轉致夜間健食，脾氣泄露無餘，肛門火烙，陽氣下陷，久而不升，遂成腎癰，竟付外科治瘻，吁嗟！先生獨何不身事視國也哉！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旋亦生長，不為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益謀慮憂鬱，過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彼時即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汨汨下行，總不停留變化，直出如箭，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可收，每以熱湯浴之，睜叫托入，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痢二十餘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煤，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脈，察其證，因為借箸籌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則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尚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陽氣脫盡，當魄汗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出汗不過偶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猶存也，二也。胃中尚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證，則其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艱於睡，然交睫時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時，四也。脈已虛軟無力，而激之間亦鼓指，是稟受原丰，不易摧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以失治曠日，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入陰中，大便熱氣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綫生意者，以他藏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為倚藉，供其絕之耳。夫他藏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食飲微化，便泄微

止，肛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食飲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參朮之無陂，復氣之中，即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力未易辨，况纔入胃，即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乎自裁耳，於是以人參湯調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為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先生之病，視此尚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駭而不用，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暍爆一日，傾血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粗勁，診其脈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太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見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猪後半之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脈，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洶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墜安元氣，若氣轉丹田，尚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漸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急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溉以熱湯，半日服盡，身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尚出深紅之血盞許，因時令太熱，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發，其出頗多，咳嗽生痰，上氣，面青少澤，其脈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色脈諦詳，總是陰血不足也，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血，反滋其痰，本以驅痰，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夫脈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血為之也，以脫血故，致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迺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為良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膠結，既阻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痰不亟治，別無生血之法矣，不知此證而欲治痰，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早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騙膠結之痰者，即此氣也，此際始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氣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味傷陰已也，人身自平旦至日中，行陽二十五度，飲食易消，故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痰，釋教以過午戒食，其大藥王護身之一則歟！進之調攝，尤為緊關，蓋賢人嘗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為收，冬者於時為藏，法天地之收藏而甯茹勿吐，甯拒勿迎，甯早臥，毋早興，蟄蟲尚知閉戶，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況乎欲血不再脫，尤貴退藏於密耶！又況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

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諉之病色，至春月發榮之時，更何諉耶？然春月之榮，不至春月始也，始於秋冬收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却欲發榮，其如泉竭，不足以溉苞稂，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圖之，則萬無及矣。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鰥居鬱鬱，壬午孟夏，患失血證，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脈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血失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柏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效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效復增，又以為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丸中之些微附桂，以引火歸原，總繇未識病情也，請因是證，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為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為寶，是以失血之證，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為飲醇傷胃，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脈從頭至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者，必至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胃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於背，以背為胸之府也，至於肩髃骨空，鑽如刀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

分為三腕，上腕氣多，下腕血少，中腕氣血俱多，今胃中既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為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并於膈之下，自然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熱中」，又言「瘴成為消中」，瘴即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飢，而飢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為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疾嘔血者何耶？《內經》又胃脈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為胃氣已逆，若人迎脈盛則熱聚於胃而內生癰，今胃脈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上二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即為消，血積於中即為癰，而隨積隨嘔，則為此證，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倒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為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於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證，不如此其分經辨證，何從措手乎？豈惟經也，絡亦宜辨，胃之大絡，貫膈絡肺，不辨其絡，亦熟知膈間緊迸，肺間氣脹痰膠，為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欬嗽喘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及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為蟲為瘕，猶緩也，聚於上為喘為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為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

消渴癰疽兩患，可無妨碍，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走，經氣下行，後乃可除絡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也，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必須議定病，不議藥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玄明粉化水煮黃柏，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蘊熱而消瘀化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太寒，渠家果不終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圍，肺內生癰，寒熱大作，喘欬不休，食飲不入，俯几不敢動移，以致瘠肉磨穿，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再求為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證蠱出，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可兼啖生冷，肺復生癰，一夕嘔痰，如豬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末流，難挽何哉！

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勉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艱難，稍急即連粒嘔出，全如噎證，更醫數手，咸以為胎氣上逼，脾虛作腫而成膈噎，如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為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始請余診，毫不洩露病狀，其脈尺部微瀋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洩鋸，其手臂青紫腫亮，若毆傷色，余駭曰「似此凶證，何不早商」，季掖曰「昨聞黃咫旭乃室，有孕而膈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可療否」？余曰「此證吾視若懸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以善藥一

二劑，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脈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脈之微濇，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即努痛，如欲產狀，季掖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閑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污如膿者數斗，裹朽胎而出，旬餘尚去白污，並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蔭胎之血，和胎俱化為膿也，病者當時，胸厭俱開，連連進粥，神思清爽，然朽胎雖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為青腥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壅遏，為寒熱欬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為主，旬餘果獲全痊。

姜宜人得奇證，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以為神秘，余見之辨曰「交腸一證，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交腸然，古用五苓治之，專為通前陰而設也，若此證閉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而非者，况交腸乃暴病驟然而亂氣於中，此證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有毫釐千里之不同，安得擬之，原夫疾之所始，始於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不能統攝而錯出下行，有若崩漏，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固，乃誤認為崩漏，以涼血清火為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盡，潮汎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實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

孤而無主，為拳為塊，奔疼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鄰國為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於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榮週身而灌百脈者，今乃暗歸烏有，則苞稂失潤而黍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隘，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為之大亂，勢必大腸之故道復通，迺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又况水穀由胃入腸，另有幽門，泌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為穀道，是幽門闢為坦徑矣，尚可用五苓再闢之乎？又况五苓之刮陰為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為靈秘者，大率皆誤人者也，若宜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媪曰「時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乎哉！今之大腸之脈纍纍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棗葉生乎？棗葉生而言果驗。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為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太過，濕蟲不生，無人不病欬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臥床不寧，咳動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倍增，其脈時大時小，時牢時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勺水沃焦，無俾緩急，諸子徬徨無措，知為危候，余方明告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其肺氣之壅，即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一時，究竟暫開者易至復閉，迨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是燥金退氣，而肺金乃得安甯耳」，令儀昆季極懇專力治之，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可用補，而脾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朮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欬頻，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然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一大便，略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康健加殮，倍於曩昔，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殮，復其水穀容受之

常，方為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證有退思焉，語云「甯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甯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日感寒，至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雞麵雞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物，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逐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其脈上湧而亂，重按全無，嘔喘連綿不絕，聲細如虫鳴，久久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餘憾」，余籌劃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用人參」，但纔入胃中，即從腸出，有日費斗金，不勾西風一浪之譬，奈何？渠曰「儘在十日之內，尚可勉備」，余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若稍回，少頃大便氣即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觔，俱從大便瀉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粥粟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於是用人參、陳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尚未填實，復以赤石脂末為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丸調理，通共去人參九兩全愈，然此亦因其脂尚未墮，有一綫生氣可續，故為此法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疾百日失蔭之故，葉氏婦亦傷寒將發，誤食雞麵雞子，大熱喘脹，余憐其貧甚，病正傳陽明胃經，日間與彼雙表去邪，夜間

即以酒大黃、玄明粉連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不動，次早即輕安，薄粥將養，數日全愈，此蓋乘其一日驟病，元氣太旺，盡驅宿物以免纏綿也，設泥有孕，而用四物藥和合下之，則滯藥反為食積樹黨矣。

咫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延余診時，尺脈已絕而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來一通，止是一味痰沫上湧，厭厭待盡，無法以處，邑瘁有施姓者，善決生死，謂其脈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不然，〈脉經〉明有開活一欵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效」，於是始獨任以觀驗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緣女病至尺脈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旋覆花煎調，服下嘔即稍定，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為劫病而致憾，余曰「無恐也，治此不愈，願以三十金為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應，藥必親調，始與服之，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加，舉家稱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餘矣，一則憂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為囑，余曰「臟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即圖耶」？舉家僉以余為不情，每進診脈，輒聞病者鼻息之揚，但未至發聲相詈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膈而作嘔，硝石、

大黃通腸之藥，恐傷胎能殞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下腸通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著，又議曰「一孕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謂醫者，然後迺得名耳。

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余適診之，許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病已至此，滴水不能入喉，安能服藥六劑乎」？余曰「但得此等甘溫入口，必喜而再服，不須過慮」，渠諸子或痒或弁，亦知理折，僉曰「既有妙方，何不即投見效，必先與理中，然後迺用，此何意耶？余曰「《金匱》有云『病人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言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為胃底之水，臭水為腸中之水，此水見出，則胃中之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下之氣，止存一絲，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健奇奏續，一時之深心，即同千古之已試，何必更疑，及簡仲景方，見方中用煨薑而不用乾薑」，又謂「乾薑比半夏性更燥而不敢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蛔蟲必上居膈間，非乾薑之辣，則蛔虫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此，君曷可泥哉」！諸子私謂「言却大而非誇者，此公頗似，姑進是藥，

觀其驗否」，進後果再索，藥三劑後，病者能言，云「內氣方接，但恐太急矣」，天明再服後，且轉方為妥，至次早未及服藥，復請前醫參酌，眾醫交口誹謗，渠家并後三劑，不肯服矣，余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吾即於眾醫前，立地轉方，頃刻見效，再有何說」，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茶匙與之，纔一入口，病者曰「好藥，吾氣已轉入丹田矣，但恐此藥難得」，余曰「易耳」，病者十四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憊甚，因圖脫衣安寢，冷氣一觸，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渠饑甚，竟食二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怒以物擊婢，復嘔，與前藥立止，已後不復嘔，但困倦之極，服補藥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理中之劑耳。

過飲滾酒，多成膈症，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達也，蓋膈有二種，一者上脘之艱於納，一者下脘之艱於出耳，因人之胃中，全是一團冲和之氣，所以上脘清陽居多，不覺其熱，下脘濁陰居多，不覺其寒，即時令大熱，而胃中之氣不變為熱，時令大寒，而胃中味氣不變為寒，氣味冲和，故但能容物不能化物，必藉脾中之陽氣入胃，而運化之機始顯，此身中自然之造化也，麩藥之性，極能升騰，日飲沸酒不輒，勢必將下脘之氣轉升於中上二脘，而幽門之口，閉而不通者有之，且滾酒從喉而入，已將上脘炮灼，漸有腐肉之象，而生氣不存，窄隘有加，止能咽末，不能納穀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膈證也，若夫藥熱之性，其傷人也必僭，以火曰炎上也，寒藥之性，其傷人也必濫，以水曰潤下也，不僭不濫，而獨傷中

焦冲和之氣者，必無之理也，設果服附子，能成膈患，去年勸勿飲熱酒時，何不蚤言，而治錢州尊失血大劑倍用，又何自戾耶？赤土不容硃砂，巧於用僭，此方之不我穀者，豈偶哉！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眼耳鼻口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是也。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為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故能聽之近不礙，而聽遠不無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然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者，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為主，而方書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為此而設，至於高年陰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此理從無一人會及，反以治少壯耳聾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為治，是以百無一效，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人之聲，為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聽稍清，風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不肖悟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效，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為主，以其重能遠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補之，更用五味子、三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繇是空曠無碍，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尚可細聆，豈更與人聲相拒，艱於遠聽耶？此實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而視愈明，反聽而聽愈聰者，然後知昌之所言非臆說也，後至冬初，以脾約

便艱再召診視，進菴蓉、胡麻、山藥、首烏等，四劑則潤，蓋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放效敏耳，自是益加信悅，時冰柱駕就間，披衷相示，冬盡，偶因飽食當風，忽然一吐，傾囊而出，胃氣大傷，隨召診問，體中微似發熱，左關之脈甚大，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覺氣反攻左，始用梨汁不投，今用蔗漿稍定，不知此何症也，昌因斷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穀出盡無留，空虛若谷，而風自内生，兼腸中久蓄之風，乘機上入，是以胃中不安，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攻左，而左脈即為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于內，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物，而一效一不效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之和中也」，於是以甘寒一派之藥定方，人參、竹瀝、麥冬、生地黃之屬，眾議除參不用，服後腹中瓜瓜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是胃經受病，而胃脈反不見其病，祇是上下兩傍，心腎肝肺之脈，時時另起，一頭不安其常，因為剖心爭論，謂此非上下兩傍之見病端也，乃中央氣弱不能四迄，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現飢餒之象耳，觀公祖自云「口中之味覺淡」，又云「水到喉管，即注住不肯下行，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留住喉間，不能更吞新水耳」，宜急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則中央之樞軸轉，而四畔之機關盡利，喉管之水氣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矣，如不見信，速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時悞事也，然而言過激烈，反怪為故意驚駭，改召二醫，有謂中風者，有謂傷寒者，見各不同，至於人參之不可用則同聲

和之，謂症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微用發表之藥，即汗出沾濡，又同口讚之，曾不顧已竭之胃氣，追之實難，反開關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蕩，呃逆不休矣，再僥倖而投黃連一劑，將絕之系，加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及，復召昌至，則脈已大亂如沸如羹，頻轉頻歇，神昏不醒，身強莫移，年壽問一團黑滯，其氣出則順，而入必噦，通計畫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即得一萬三千五百噦矣，二醫卸禍謂「昌前所議四君子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存亡，尚圖雍容樽俎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加參朮之膩阻，立斷矣，惟有仲景旋覆代赭石一方可收神效於百一」，進一劑而噦勢稍減，二劑加代赭石至五錢，噦遂大減，連連進粥，神清色亮，脈體復轉，再用參、苓、麥冬、木瓜、甘草，平調二日，遂康復如初，此蓋俎翁少時純樸不凋，故松柏之姿，老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也，即論藥亦非參之力，乃代赭引參下行之力也，祖翁病劇，問昌何為不至，及病間見昌進藥，即鼓勇欣嘗，抑何見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湯藥以行菽水之奉，快矣快矣。

徐嶽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濯之，遂至血凝不散，腫潰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不伸，邇來兩足間纔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蔽之，外拊仍熱，內獨覺其寒，近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脈難以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為病進，況在冬月，木落金寒時，尤為不宜，方來之勢，將有不可嚮邇者，八味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既經食指之挹取，存留無幾，不能榮養筋脈，加以忿怒，數動肝火，傳熱於筋，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不便於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擁戴，若君主然，故必肺氣先清，週身氣乃下行，今肺脈大，則肺氣又為心主所傷，壅窒不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平素脈細而今脈大，一逆也。肝脈大而熱下傳，二逆也。肺脈大而氣上壅，三逆也。設誤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即日便成痿痺矣，此際用藥，淵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蓋筋脈短勁，肝氣內錮，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伐木而木反榮筋反舒，匪深通玄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氣自壅，則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內拒，惟金失其剛，轉而為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為剛，故治此患，先以清金為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為第一義，不清其胃，則飲酒焉，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焉，而濁氣輸於肺矣，藥方幾何，能盛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

將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况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爍金，倒行逆施以為治耶？必不得之數矣」。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為張大其說，而莫之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後痿痺之情悉著，不幸所言果驗，乃臥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小水全無，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為痰，辛已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似寒，如暑月反雨水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為熱極似寒，誤以牛膝、木瓜、防己、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為下元虛憊，誤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由是腫潰出濃水，浸淫數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腫，廢而不用，總為誤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痰下墜，不過堅凝不散止耳，甚者不過痿痺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瀉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為醫藥所誤，乃委咎於方偶神煞所致，豈其然哉！此其傷寒壞證，熱邪深入經絡而為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膏，但可專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效，以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劇，設與竹瀝同事，人參固其經，竹瀝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以治虛風，誤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脈短縮，不便行持，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亦既大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倘能樽節飲食，使脾中所生之陽氣，得專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留行，而足患並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為食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熱，止用之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衰，迺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為飽為悶為頻欬，而痰不應，總為脾失其健，不為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充滿肺竅，欬不

易出，雖以治痰為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要惟是以甘寒之藥，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為合法，至於辛熱之藥，斷斷不可再誤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臍水易乾，認為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誅哉！

人身難治之病有百證，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開，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證者，為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陰又以少陰腎為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腫，脊以代頭」，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發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如彈子大者，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故有此證者，首重在節欲，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兼證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証，得之於髫幼，非有忿怒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幼慣生瘡癩之後，復生牙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火素盛，是肺經所以受傷之原，又不止於形寒飲冷也。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為濁痰，溢入上竅，久久不散，透出肺膜，結為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氣入之，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合為黨羽，窒塞關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軒駒有聲，頭重耳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額酸辛，若傷風狀，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為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亦發，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氣亦發，所以然者，總繇動其濁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犯入清道，每隨火勢而

上騰，所謂火動則氣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寒氣升，脾火動則濕氣升，肝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治火為先也。然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乃凝神入氣，以靜調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實其新造之區，可以僑寓其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為亂者然，如寇賊依山傍險，蟠據一方，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故雖以治火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為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蓮子之箴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繇其外窄中寬，任行驅導滌涌之藥，徒傷他臟，此實閉拒而不納耳，究而言之，豈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蘿，如屋之有遊，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為醫者夥矣，從無有為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痰為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炤者，因是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土為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為母，脾性本喜燥惡濕，迨夫濕熱久錮，遂至化剛為柔，居間用事，飲食入胃，既以精華輸我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竅隧，始尚交相為養，最後挹彼注，此專為外邪示愷弟，致使憑城憑社輩，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為輸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繇然矣，治法必靜以馭氣，使三陰之火不上升，以默杜外援，又必嚴以馭脾，使太陰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愾，我

實彼虛，我堅彼暇，批暇搗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週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濁邪，允絕其源，百年之間，常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飾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敦請專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非謬矣。

吉長乃室，新秋病灑淅惡寒，寒已發熱，漸生欬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瘦羸，延至初冬，飲以參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飲食不思，有效無聲，瀉利不止，危在旦暮，醫者議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薑、桂、白朮之屬，作一劑服，以止瀉補虛而收腎水之捷，吉長徬徨無措，延僕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自外亟至，見僕在坐，即令疏方，僕飄然而出，益以渠見既訛，難與語至理耳。吉長辭去前醫，堅請用藥，僕因謂曰「是病總繇誤藥所致，始先皮毛間洒瀝惡寒發熱，肺金為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已為非法，至用參朮補之，則肺氣閉錮，而欬嗽之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食飲，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則不待運化而直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污，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利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欬嗽泄瀉，一齊俱止矣，但取藥四劑，服之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膠，初進一劑，瀉即少止，四劑畢而寒熱俱除，再數劑而欬嗽俱全愈矣，設當日與時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為是，能從我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厭厭一息，但無欬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來寓中詳述其症，求發補劑歸服，余以大黃、芒硝、石羔、甘草四味，為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妻云「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

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粥二盞，前病已如失矣，鄉人致謝忱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見於中，故不為臨歧所炫也，姑存是案，為治病者廣其識焉。

舊鄰治父母張受先先生，久患穿腸痔漏，氣血大為所耗，有薦吾鄉黃先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術，一切內治之藥並取決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身，居瀛海時，曾令門下往候脉息，私商善後之策，大意謂先生久困漏痔，一旦成平，精氣內榮，自可百年無患，然新造之區，尚未堅固，則有侵淫之虞，臟氣久虛，腸蓄易滯，則有轉注之虞，清氣久陷，既服甘溫升舉矣，然漏下已多，陰血暗耗，且恐毗於陽，水穀易混，既用養臟厚腸矣，然泄劑過多，脾氣易溜，恐毗於陰，且漏孔原通精孔，精稍溢出，勢必旁滲，則豢精一如豢虎，厚味最足濡脾，味稍不節，勢必走泄，則生陰無取傷陰，蓋人身脾氣，每喜燥而惡濕，先生漏孔已完，而敗濁下行者，無路可出，必轉滲於脾，濕固倚之，是宜補脾之陽，勿傷脾之陰，以復健運之常，而收和平之功云云，及至婁中，應召往診，指下輕取，鼓動有力，重按若覺微細，是陽未及不足，陰則大傷矣。先生每進補陰之藥，則夜臥甚甯，腸滯亦稀，以故瘍醫妄引槐角地榆治腸風下血之法，治之亦不覺其誤，其實漏病乃精竅之病，蓋構精時，氣留則精止，氣動則精泄，大凡強力入房者，氣每衝激而出，故精隨之橫決四射，不盡繇孔道而注，精溢於精管之外，久久漸成漏管，今漏管雖去，而肉中之空隙則存，填竅補隧非此等藥力所能勝也，不肖姑不言其非，但於其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謂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缺者是也，况羣陰之藥，最能潤下，不有以砥之，則腸中之水，更滯聚

可虞耶，然此特徵露一斑耳，瘍醫不解，已阻為不可用，因思吾鄉之治漏者，潰管生腫外，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藥半觔服之，令人陽道驟痿，俟管中肉滿，管外緻密後，以丸藥半觔服之，令人陽道復興，雖宜於少，未必宜於老，然用意亦大奇矣，不肖纔欲填滿竅隧，而黃生阻之，豈未聞此人此法乎？特表而出之。

養中胡太老先生，精神內守，百凡悉處謙退，年登古稀，面貌若童子，蓋得於天全而不受人損也，從來但苦脾氣不旺，食飲厚自樽節，邇年少腹有疝，形如雞卵，數發以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睪囊甚易，返位甚難，而下體稍受微寒則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煖熱，始得軟溜而縮入，不然則鼓張於溢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益大，發時如臥酒瓶於胯上，半在少腹，半在睪囊，其勢堅緊如石，其氣迸入前後腰膂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由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由是上攻巔頂，戰慄畏寒，安危正關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為地氣上攻，亟以大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已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速效，今五月末旬，值昌他往，其證連日為累，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其效甚遲，然疑症重，不疑藥輕也，值年家俞老先生督餉浙中，進議此證，亦謂十全大補，用到百劑自效，乃決意服至仲秋，其症復發，發時昌乃用薑桂參附投之，令郎諫議卣翁老先生兩疑，而莫所從也，昌請縱談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四物，陰陽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味為十全大補，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麻桂硝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厲藥即不能入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一徵也。凡生癥瘕痞塊者，馴至身羸血枯百計除之不減，一用四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

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脈，全賴飲食為充長，四物之滯脾，原非男子所貴，既以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冲陽絡，則地氣之上陵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蔓而圖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即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治劇，必加以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勝病，何也？陰邪為患，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明，地氣上升則晦窒，而人身大略可睹，然人但見地氣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陰邪之盛也，醫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尚不知所措手，况雜證乎請縱譚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會運世一書，論之精矣，至於戌亥所以混茫之理，則置之不講，以為其時，天與地混而為一，無可講耳，殊不知天不混於地，而地則混於天也，蓋地氣小動，尚有山崩川沸，陵遷谷變之應，況於地氣大動，其雷礮迅擊之威，百千萬億，遍震虛空，橫冲逆撞，以上加於天，甯不至混天為一耶？必至子而天開，地氣稍下，而高覆之體始露也，必至丑而地闊，地氣始返於地，而大空之體始廓也，其時人物尚不能生者，則以地氣自天而下，未至淨盡，其青黃赤紫紅白碧之九氣而外，更有諸般早疾之氣，從空注下者，動輒綿亘千百丈，如木石之直墜，如箭弩之橫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為諸多暴氣所催殘，而不能長育耳，必至寅而駁劣之氣，悉返冲和，然後人物得遂其生，以漸超於繁衍耳，陰氣之慘酷暴烈，一至於此，千古無人論及，何從知之耶？大藏經中，佛說世界成毀致詳，而無此等論說者，蓋其已包括於地水火風之內，不必更言也。夫地水火風，有一而非陰

邪也哉！羣陰之邪釀成劫運，昌之所謂地氣之混於天者，非臆說矣，堪輿家尚知趨天干之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醫之為道，遇地氣上奔之證，曾不思避其凶禍耶？漢代張仲景特著卒病論十六卷，祿山兵火以後，逐湮沒不傳，後人無繇獲見，昌因悟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冲，孤陽擾亂之證，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證，屢用薑附奏績者，毋謂一時之權宜，實乃萬世經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恆所宜服，即舉發時服之，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孰不知，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即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則民從，不善用之則民叛，今討寇之師，監而又監，制而又制，强悍之氣，化而輒戾，不得不與寇為和同，與所過之地，搶劫一空，荆棘生而凶年兆，盡驅良民而為寇矣，廟堂之上，罷兵不能，用兵無策，大略類然，昌請與醫藥之法，互相籌酌，夫堅塊遠在少腹，漫無平期，而毒藥從喉入胃，從胃入腸，始得下究，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於此而用治法，先以薑附肉桂為小丸，晒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為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而不知有薑桂附子，遽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今監督之旄，充滿行間，壯士金錢飽他人腹，性命懸他人手，其不能辦寇，固也，而其大病在於兵護監督，不以監督護兵，所以迄無成功耳，誠令我兵四面與寇相當，而令監督於附近賊界，堅壁清野，與土著之民，習且耕且戰之法，以厚為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繫麒麟而縛孟賁，我兵可以賈勇而前，或擊其首尾，或搗其

中堅，或晝息夜奮，以亂其烏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况有監督以護之於外，諸凡外人之兵，不敢越伍而譁，庶幾民不化為寇，而寇可返為民耳，山澤之叟，何知當世，然聊舉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卣臣先生問曰「外廊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耶」？答曰「古法用此者頗多，如用硃砂為衣者，取義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如用青黛為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肝也，至於攻治惡瘡之藥，包入葱葉之中，更嚼葱厚罨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即煎劑亦有此法，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即取起，俟冷服之，則熱內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自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陰證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而入生豬膽水汁，幾滴和之，可見聖神用藥，悉有法度也」。卣臣先生曰「善」。

尚翁老先生，脈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揉，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甯，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嘔，是以痰飲不致為害，而膈中之氣，因嘔而傷矣。夫膈中者，與上焦同位，《靈樞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氳如霧也，又曰「膈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嘔之故，而數動其氣，則氤氳變為急迫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為害也，大率痰為標，氣為本，治標易而治本則難矣，非治本之難，以往哲從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周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一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膈中之氣，亂而即治，擾而即恬者，賴此三氣暗為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即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於胸膈之中，其為緊為脹，可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反於氤氳，先生但覺為痰飲所苦，晝日常鼓呼吸之氣，觸出胸膈之痰而不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臥則痰聚於胃，辰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即激之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為急，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為先，脾健則新痰不生，其宿痰之在窠

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消，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則自返於氤氳矣，雖然尚有一吃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蓋膻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膻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膻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靜無為，而膻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膻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為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留，即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胡貞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隔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益膻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碍，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淵乎微矣，但呼引之機權，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緣

何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經也，謂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窠囊之說，確然無疑，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於經，窠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膈動則半從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絡貫膈者也，其氣奔入之急，則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則阻碍氣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經之氣，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漸以藥開導其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令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臟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北西北者何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為用，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為藏精宅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實在中，故心胃交媾之所，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岐行而上，其去中黃，不大遠乎？凡內觀五臟，當觀其用也」，曰「肺為一身之華蓋，如蓮花舒葉於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心下，其募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常空隙不用，設肺募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右腎居之耶」？曰

「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腎為空位，故有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瀆之官，水道由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即在中也，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臟，若脾之用在中，則置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於正東，東南為地之空位，其氣既無主，東北為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存，故肝之氣得以徹上徹下，全運於東方，其為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為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難言也，道經云『太玄無邊際，妙哉大洞經』，曰太玄，曰無邊際，曰妙哉，影容殆盡矣，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為赤肉團矣，欲窺其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言之，人能常存敬畏，便可識神明之所起」，曰「此堯兢舜業，而為允執者也，昌多言反晦，先生一言逗出，誠為布鼓過雷門矣，因併記之」。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麵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為懸內鑑之照，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聚之證，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孟者也，但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證乃腎藏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似有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為之府也，六腑惟胆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即為輸瀉者也，今腎傳其於膀胱，膀胱溺其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囊裏物者然，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團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輸瀉，是以冥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蓄而不瀉，有同膽府之清淨無為，其有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日，此之為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胱而令氣旺，則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

不補不能瀉腎，然補腎易而膀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子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肚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圖之，能事殫矣。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臥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堅削痞之藥，漸至枯碎肉脫，面顰髮卷，殆無生理，買舟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尚醫巫日費，余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無他望也，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為三歧，皆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脈止兩尺洪盛，餘微細，謂曰「是病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時塊結必不堅，以峻猛藥攻之，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為害，如人廝打，扭結一團，傍無解散，故逆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即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脈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為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誤治，從上至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廝相結，約計三劑，可全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暄，頃之三塊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為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

月餘，飢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纔剩數莖而已，每遇天氣陰寒，必用重裊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尚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倘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為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如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為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服之竟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連值歲凶，姑尸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沈若茲乃郎，因痘後食物不節，病瀉，瀉久脾虛，病瘧，遂爾腹痛脹大，三年來服消導藥無算，腹脹及瀉利總不愈，去歲迎醫，服參苓白朮稍效，醫去仍復如故，病本腹脹，更兼腸澀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物，總不停留，澀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則病勢轉深，又兼四逆矣，暮熱朝涼，一逆也。大渴引湯救急，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煩躁不甯，四逆也。無病人腹中之氣運轉收攝。是以身體輕快。大便省約。今為久瀉。遂至氣散不收。腹之脹。腸之鳴，便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氣既散而不收，又服行氣利水之藥，不愈增其散乎？無病人身中營衛兩無偏勝，故陽勝則發熱，陰勝則惡寒，病瘧之時，寒熱交作，猶是陰陽互戰，迨瀉久亡陰，整夜發熱，一綫之陰，為陽所乘，求其相戰不可得矣，內水虧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濟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無形之火，徒增脹瀉，而重傷其陰氣耳，醫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藥助火劫陰，如官桂、肉荳蔻等類，用之誤矣。夫男子氣海在於臍下，乃元氣之舍，性命之根也，久瀉則真氣亦散，勢必上干清道而下行，鼻中鼾鼾有聲，不能仰臥，是其徵也。夫此已散之氣，必不能復歸其處，但冀未散之氣，不致盡散則可耳，屢服木香、檳榔、大腹皮、厚朴等降氣之藥，尤誤之誤矣，至於汗出煩躁，則陰氣虛盡，孤陽亦不能久留之兆也，總如歲運，有溫熱無寒涼，有生長無收藏，人物能免夭亡疵癘乎？於此而圖旋轉之功，亦難之難矣，若見茲案，轉

託戚友，強懇用藥，因以清燥肺為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密熬膏三觔，渠男三年為藥所苦，得此甘味，稱為糖也。口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遂至大效，身安氣平，不渴不煩不瀉，諸症俱退，另製補脾藥末善後，全愈。

楊季登二女，俱及笄，將字，長女病經閉年餘，發熱食少，飢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汗多，誤為虛也，投以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龍薈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略至，汗熱稍輕，始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多汗食減飢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顫怯，余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於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投十餘劑，全不對病，余為徘徊治法，因自計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非雜症也，虛汗振掉不甯，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漸似喪敗之餘，此曷故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為其父不言，甚有可疑」，往診間，見其面色時赤時黃，余曰「此症確有邪祟附入臟腑，吾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當，兼恐壻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余一劑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耆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觔，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余蓋以祟附於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

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崇轉附骨肉，移從大便而出，倣上古遺精變氣，祝繇遺事，充其義耳，吾鄉熊仲舒先生，其幼男去疾，髫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脈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牒，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令郎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為也」，即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筠枝長郎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食減飢削，屢至小康，不以為意，夏秋間偶發寒熱如瘧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其虛也，進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收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而容亦轉，筠翁神之，以為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一晝夜十餘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沉劇，僕診其脾脉大而空，腎脉小而亂，肺脈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令僕疏方，并問此為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况所用峻熱之藥，如權臣悍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遇信宿，無以方為也，何以言之，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為陽盛陰虛無疑，况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槁，虛者益虛，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欬嗽生痰，清肅下行之令盡壅，繇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百骸，柴枯瘦損，每申酉時，洒淅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汗始退，正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誤用參朮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傳為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黑血者，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隨濁氣行至胸中，為膜原所蔽，久瘀膈間者，得經水陰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頓寬，面色稍轉，言笑稍適者，

得其下之補力，非得其補之藥力也，乃平日預蓄此藥，必為方士所惑，見為真陽大藥，遂放胆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刮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今則兩尺脉亂，火燔而泉竭，脾胃脈浮，下多陰亡，陽無所附，肺脉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識不清，而魄已先喪矣，醫云「亂世溷濁，有同火化」，夫以火濟火，董曹乘權用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錢小魯，弈秋之徒也，兼善飲，每奕必飲，飲必醉，歲無虛日，辛巳秋，浩飲晚歸，嘔吐，寒熱兼作，骨節煩疼，醫以時行感冒表散藥治之，不愈，更醫知為酒毒，於寒涼藥中，用熱藥為鄉導，治之亦不愈，臥床二十餘日，始請余診，其脉洪大急促，身腰着席，不能動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煤從病起至是，總不大便，此癰疽之候也，歸語兩門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燥金司令，客酒素傷濕熱，至此而發，金盛則木衰，是以筋骨疼痛，而不能起於床，臟燥而腑亦燥，是以津液乾枯而大腸失潤，以清金潤燥治之，可矣」，吳生曰「不然，酒毒大發，腸胃如焚，能俟掘井取水乎？是必以大下為急也」，余曰「下法果勝，但酒客胃氣素為多嘔所傷，藥入胃中，必致上壅，不能下達，即敷臍導腸等法，無所用之，掘井固難，開渠亦不易，奈何？奈何？吾為子輩更開一竇，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物下行，惟喜滲入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為清淨之府，同氣相交，故也，然膽之收攝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溺為獨多焉，迨至化溺，則所有者，酒之餘質，其烈性實，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慢斟緩酌，以俟腹中之滲，若連飛數觥，有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雖懦夫有揮拳罵座之胆，雖窶人有千金一擲之胆，雖狷士有鑽穴踰牆之胆，甚至凶人有撫劍殺人之胆，以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一飲數斛，不顧餘生之胆，以小魯之赤貧，而胆不喪落者，夫非籍資於酒乎？其受病實有較他人不同者，蓋胆之腑，原無輸瀉，胆

之熱，他人可移於腦，濁涕從鼻竅源源而出，亦少殺其勢，若小魯則陽分之陽過旺，陽分之陰甚衰，髮鬢全無，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熱也極矣，肯受膽之移熱乎？幸其頭間多汗，腦熱暗洩，不為大患，乃膽熱既無可宣，又繼以酒之熱，時之燥，熱淫內熾，脈見促急，幾何不致極憊耶？故胆之熱，汗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俱黃，為酒瘰之病，以其滲而出也，可轉驅而納諸膀胱，從溺道而消也，今獨攻環跳之穴，則在胆之本屬，可無驅矣，且其步履素為此穴所苦也，受傷已久，氣離血散，熱邪彌滿留連，服藥縱多，有拒而不納耳，何能取效，即欲針之，此久傷之穴，有難於抉瀉者，設遇良工如古人輩，將何法以處此乎？然吾更有慮焉，有身以後，全賴穀氣充養，穀氣即元氣也，穀入素少之人，又即藉酒為元氣，今以病而廢飲，何所恃為久世之資耶？吾諦思一法，先搖腦中黃水出鼻，次針胆穴之絡腦間者數處，務期胆中之熱，移從腦鼻而出，庶乎環跳穴中，結邪漸運，而腸胃之枯槁漸回，然後以瀉胆熱之藥入酒中，每日仍痛飲一醉，飲法同而酒性異，始得陰行而妙其用，蓋其以生平之偏，造為堅壘，必藉酒為鄉導，乃克有濟也，豈清金潤燥與下奪之法，能了其局乎？兩生踴躍曰「蒙誨治法，令人心地開朗，請筆之以誌」，一堂授之快，錄此付渠子，令送商顧幼疏孝廉求救，小魯竟阻之，或以言為不然耶？

《魏玉璜醫話精華》

魏玉璜（之琇），又號柳州錢塘人，少孤貧，于街市間操作自給，既而執業，質肆晝勞所職，夜篝燈，讀書久之，豁然貫通，家本業醫，兼攷醫籍，遂歸懸壺，名播四方，著有《續名醫類案》。

孫敦夫女十歲許，冬日感冒寒嗽，專科與發散太過，反致身熱不退，更醫投六君子加炮薑五味，一劑熱退矣，而欬嗽轉甚，下利頻併，裏急後重，中有白膿，醫以退熱為藥對證，再與之，則面赤口燥，惡食不眠，余過診其大父，因求視，脈之虛而駛，曰「四劑可愈，然必少衄血」，與生熟地、杞子各四錢，天麥冬、萸仁各錢半，乃詫曰「今病已洩瀉，又從而滑利之，甯不增劇乎」？余笑曰「第服之，病自減」，乃始進半鍾，覺欬嗽稍瘥，遂連進二劑，果愈四五，再以前方加酒芩、酒芍各一錢，不二劑，衄血一小盞，全安，或問故，曰「兒稟素弱，所病即俗名火傷風也，不治亦愈，乃以荆、防、廣、半、芎、蘇、前、桔諸燥藥，鼓動三焦之火，至陽擾而熱盛，後醫謂虛是矣，宜以甘寒潤澤與之，則證自平，乃用六君燥補，加以炮薑之辛溫，五味之酸斂，藉人參之力而熱退，其內燔之火，盡入干肺，若傷寒傳裏，然肺熱甚則下迫大腸，而為痢矣，其中白膿，乃燥金壅熱所化，與痢疾正同，茲但養其榮氣，潤燥清熱，病自愈也」，又問「何以知其當衄」，曰「初時下痢，則火從下泄，痢止餘熱反走諸絡，而上溢，否則炮薑五味之性，何由稍釋，其衄也，亦猶傷寒陽明熱邪，得紅汗而解矣。

表姪凌二官，年二十餘，丙子患熱證初愈，醫即與四君、乾薑、巴戟，諸氣分溫補藥，久之益覺憔悴，狀若顛狂，當食而怒，則嚙齧折筋，不可遏抑，所服丸藥，則人參養榮也，沉綿年許，其母問予，予曰「此餘證未清，遽投溫補所致」，與甘露飲方，令服十餘劑，遂痊，甲申夏，復患熱證，嘔惡不眠，至七日擬用白虎湯，以先日服犀角地黃而吐，疑為寒，不敢服，延一盧姓醫至，診其脈伏，按其腹痛，謂此疝證，非外感也，脈已全無，危險甚矣，姑與回陽，脈復乃佳」，所用胡盧巴、吳茱萸、肉桂、乾薑、木香、小茴香、丁香、青皮、橘核等，約重三兩餘，令急煎服，蓋是日夜半當戰汗，故脈伏而厥痛，彼不審，以為寒證也，乃用此方，黃昏服下，即燥撥煩渴，揚手擲足，譫語無倫，汗竟不出，蓋陰液為燥熱所劫，不能蒸發矣，侵晨再亟診，脈已出且洪數，而目大眊及年壽間皆迸出血珠，鼻煤唇焦，舌漸黑，小便全無，令以鮮地黃四兩搗汁一茶盃，與之飲下，即熟睡片時，醒仍燥擾，再與白虎湯加鮮地黃二兩煎服，熱漸退，神漸清，次日漸進粥，二白睛赤如鳩目，繼而口鼻大發瘡瘍，改與大劑甘露飲，二十餘日，始便黑糞甚夥，猶時時煩擾，服前方五十餘日，忽大汗自頂至足，汗極臭，自是全瘳。

厥症

鮑綠飲妹病厥，昏不知人，目閉鼻煽，年壽環口皆青，手足時時抽掣，自夜分至巳牌，湯水不入，脈之大小無倫次，謂此肺金大虛，肝火上逆，火極似風之候，惟獨參湯可愈，他藥不必受也，參已煎，或阻之，遂不敢與，一醫用菖蒲遠志以開心氣，茯神棗仁以安神，麥冬貝母以清痰，辰砂鉄鏽水以鎮墜，奈藥從左灌入，即從右流出，絕不下咽，羣視束手，時已過晡，則面額間，漸變黑色，令急灌參湯猶可活，乃以茶匙注之，至六七匙，喉間汨然有聲，已下咽矣，察其牙關漸開，再以米飲一盞，和參湯灌下，遂目開身動，面額青黑之氣，豁然消去，徐飲薄粥一甌，起坐而愈，後嘗復厥，但不甚，惟與地黃沙參麥冬杞子即瘥。

鮑綠飲年二十餘，以夏月肩輿反欬，途次受熱，鼻衄盈盆，愈後偶啖梨，遂得吐證，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效，聞道吐字，則應聲而嘔，以故家人咸戒之，後至吳門，就葉氏診，以其脈沉細，令服附子理中湯，人參、薑、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幸其尊人雅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甘草湯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劇，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不敢試，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再求診，適薛他往，薛壻令照方加益智仁一錢，再服亦不應，又求診于孫某，其方用甘草八錢，不下咽即吐，因不復求治而返，偶以冬月送殯，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則病劇，詢知為向患吐，近復二便俱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令到以艾灸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木火熾盛，又因久嗽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關格，幸脈不數，易已也，宜先平肝，俾不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即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獨蒜一枚，椿爛罨于丹田，以物繫之，不逾時，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後與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作矣，按葉氏為天士之後人，乃名醫之子，不辨診候，孟浪從事，可為一歎。

葉太史古渠，在上江學幕中，患吐證，久不愈，凡學使按臨之郡，必召其名醫診治，兩年餘，更醫十數，病日甚，歲暮旋里，或與二陳加左金、川連、吳萸俱用五六分，服下少頃吐血碗許，脈之不數，第兩寸俱上魚際，左尺微不應指，彼欲言病源及所服方藥，余曰「悉知之矣」，第服余方五十劑乃得痊，計熟地當用三觔許，乃訝然莫喻，所患究何病？曰「彼上江名醫，不過謂病痰飲耳，所用方不過用四君六君已耳」，遂拍按笑曰「一皆如言，但非痰飲，何以多酸苦涎沫，今飲食日減，何以反重用熟地」，曰「此證由于腎虛，肝失其養，木燥生火，上逆胃絡，肺金亦衰，飲食入胃，不能散布通調，致津液停蓄腕中，遇火上衝，則飲食必吐而出也，四君二陳香砂類皆香燥之品，以之為治，猶抱薪救火，反助之，然必滋水生木，潤肺養金，庶可獲效，第陰藥性緩，病既久，非多劑不瘳也，用熟地、杞子、沙參、麥冬、石斛等，出入加減，初服吐自若，十劑外吐遞減，食漸增，果至五十劑而愈。

倪首善年未二十，稟賦甚弱，早婚得吐病，或與二陳、香砂等劑，轉甚，有用桂附者，服一劑覺不安，乃止，有教單食豬油者，初頗効，後亦不應，脈之虛弦略數，與生熟地、沙參、麥冬、川連、萸仁，四劑後，連去，又三十餘劑而痊。

高氏女七八歲時，即病頭痛而嘔，或酸或苦，百治不效，其父詢余，余曰「此肝火上逆耳」，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二三劑即愈，後及笄，于春盡病復

作，其父已歿，乃兄延數醫治之，所用皆二陳、六鬱、香砂、丁、桂之類，經半年殺青，股無肉，其母泣令延余，仍以前方，每劑熟地一兩，二十餘劑乃愈。

金氏婦患吐證，蓋十餘年矣，所服香燥不可勝計，後左脇漸痛有塊，經水不行，脈澀數，善怒，延診辭不治，延不已，勉與六味加減服之，頗有驗，然一怒即發，越半年而卒。

福建羅二尹悔齋，久病足痿，于去年春，嘗嘔而頭汗大出，醫療無效，乃不藥數月，漸可，隨于夏間，又患不眠，治亦無痊，至秋後乃痊，今年春因公事寓杭，求針科治足疾，又為灸中脘、氣海等穴十餘壯，步稍良而嘔證大作，食入即吐，絕粒數日，又不眠，服薑、附、萸、桂、二朮、二陳等，覺有烟辣之氣上衝，診之六脈大如筋頭，兩寸皆溢出魚際，舌瘦小，伸之極尖，且舌顫黃苔邊紅癩，額色赭石，鼻色薰焦，小便清白，大便常五日一行，謂此營氣大虧，肝腎之火上逆胃絡則嘔吐，浮入心胞則不眠，與養心湯，加川連、牛膝、米仁，囑其驗小便，黃則病退，一劑即不嘔能食，小便果黃色，二劑得眠，舌苔淡紅癩消，唯兩脇如有物，動輒牽引，加山梔、川棟，二劑左脇之物即墜下，又加枇杷葉、熟地、萸仁，去山梔、川棟、黃連、牛膝二劑，右膝之物亦墜下，脈亦稍斂，大便二日一行，以期迫囑其照方服，至舌不顫乃可，或足疾再甚，慎進風燥之劑，所以云者，知其針之得瀉而暫愈耳。

宋復華兄尊堂，年七十，體素肥，長夏病泄瀉，診之曰「此肝木乘胃也，宜養肝腎則愈，勿治脾」，與數劑病已略減，會復華以事入都，家人另延醫，投以蒼白朮、補骨脂、肉豆蔻、丁香、縮砂仁、建蓮、扁豆之類，頻服至百餘日，肌肉枯削，動則忡惕眩暈，食入即嘔，而下利益頻，始謝去，再延余，但與重劑，杷子、地黃、沙參、麥冬、米仁、山藥，初加黃連三分，四劑隨減去，加入參一錢，四五劑亦減去，後加肉蓯蓉四錢，四劑，凡服藥一月而安，類皆甘寒潤滑之品，有泥景岳之說，謂「吐瀉皆屬脾胃虛寒者」，宜變通焉。

張龍文年三十來，九月患痢至十二月未瘥，已無腹痛後重，服補中益氣則不及至圍，且下轉數，延予治，與熟地、杞子、白芍、棗仁、米仁等，初甚逆，隔脹而痢且五色，幸彼能守藥弗更張，再進而痢遞減矣，洎歲暮已向愈，脈之兩關滑大，重按則弦，戒之曰「藥未可停」，恐立春後病再發，已而果然，其鄰醫就余方加補骨脂、砂仁、木香、廣皮之類與之了不應，且昏睡而多汗，至四月中再求診，以前方加沙參、麥冬、萹仁、黃芩，未二劑而痊愈，後環跳穴及趾踵痛，流注無定，所狀如痢後風，仍以前方加知、柏、川連，數劑而安。

濮氏子住湧金門外，甚貧窘，患久痢脫肛，諸治不効，乃入城就予診，雖相去二三里，途中必數登廁，肛既不收，行步殊苦，與補中益氣湯加熟地一兩，炮姜一錢，服二劑竟愈。

范秀才，年近七旬，戊子二月，患寒熱，原有痢病，至是胸脇少腹無不痛楚，下痢紅白，一名醫治之有年，其邀余診，蓋乘便耳，其脈弦數，所喜者滑，詢其小便短赤，此純屬肝火下迫，似痢而非痢也，必多服香竄，又值君火司天，少陽當令，於是乘其所勝而侮其所不勝，所下皆太陰血津，陽明脂膏也，與生女貞、沙參、麥冬、川連、萹仁，一劑已逾半，而名醫曰「七十之年，可服黃連之苦寒，萹仁之滑泄乎？今下痢而不與調氣健脾，而反用滋陰潤肺，此何治邪？」范乃拘

儒，復聽之治，又一月將斃矣，再延診，仍前方加杞子、白芍、甘草，數劑痢止，痛除而愈。

施渙之，予之至交也，夏秋間，自都至吳門就婚橫塘，初冬以彌月親戚會飲，飲散而病寒熱頭痛，自服芎蘇飲，一劑不愈，即進理中湯轉甚，蓋以新婚，故自疑為陰證也，自是所延醫咸以溫補進，日益困亟，使詣杭招予，比至已十餘日矣，入門見煎藥未退，診之脈沉弦而數，且六七至，舌雖胎黑而燥，自言服溫補後寒熱已退，唯大便不行，小便頻數，夜間尤甚，幾五六十次，隔間時有冷氣上冲，日唯進粥甌許，奄奄危殆，未審何故？曰「此伏氣為瘧也，小便頻數者，內熱下迫也，其出必點滴，其色必赤濁」，驗之果然，至冷氣上冲，乃熱鬱中宮，猶火燄之上，必有冷氣也，其大便不行，則內熱而燥結，不待言矣。夫邪伏既深，其發乃止，何得遽用溫輔，幸壯年臟陰未竭，急投涼解，得寒熱再作，乃可無虞，叩所煎藥，則人參、白朮、附、桂、薑、萸、棗仁、五味等，云昨已服一劑，病勢不減，今用參三錢，桂、附俱用錢半，乃考前方，皆二陳、四君子、桂、薑、萸之屬，曰「今日再進參、朮、桂、附，則不可為矣」，以小柴胡、小陷胸合白虎作一劑與之，其友婿惶惑無措，堅不肯從，蓋洞庭醫者主於其家，就中為難耳，曰「既不相信，請即原舟告辭，雖誼屬至友，來為治病，非送殮也」，渙之聞乃懇留治，乃令以藥具相付，親與調煎服，後小便逐不頻數，次日粥加進，再與前方，則寒熱大作，而舌黑漸退，神氣漸爽，又去白虎二劑，寒熱減，小便長，又二日，大便去黑燥甚多，改用甘露飲，加減數劑而安。

汪紹兄室人年五十餘，新秋患淋秘小愈，即勿藥，初冬即自汗兩日，遂寒熱成胎瘧，醫略與消散不効，將半月復增滯下，腹痛後重，日一二十行，因見其脈如蛛絲，聲微氣乏，疑屬虛寒，乃用二陳湯、香砂、蒼、朴，溫胃燥脾之劑，十餘日，舌胎盡黑，多汗不眠，遂辭去，診之脈果沈微，語殊輕怯，然小便熱短，胸膈痞悶，瘧則熱多於寒，痢則紅少於白，此伏氣所發，陳莖鬱積大腸為病也，在金匱法宜下之，但其稟賦甚弱，三陰素虧，不可峻治，且前所服，類皆溫燥，故令積滯不行，宜以潤滑甘寒之品導之，用生地、杞子、麥冬、萸仁、當歸、木通、白芍、黃芩、枳殼、桔梗，數劑覺去宿垢甚多，又數劑而痢止，瘧仍間日一作，加痰嗽甚頻，此腸胃既通，餘熱挾虛上竄也，前方去枳殼、當歸、木通，加沙參、熟地、地骨、首烏之屬，十餘劑，黑胎始盡而寒熱除，又數劑痰嗽亦止，後因勞瘧復作，用補中益氣，去人參，內熟地一兩，一劑而愈，愈後左關尺仍細弱，向若峻下，必生變矣，當病甚時，一專科與木香、白朮、炮姜、補骨脂等，亦幸而未服。

胡天敘，年五旬，素豪飲而多思慮，自弱冠後，即善病，輕則兩足及臂常時痺痛，甚則肝腎之氣上逆，或致暈厥，汗出不寐，齒痛齩露，夜臥陽事暴舉，時時夢遺，面有油光，揩去復爾，脈之兩手俱豁大，關前搏指，據證脈，乃二陽之發心脾，今已傳為風消矣，詢其小便，云頗清白，令以器貯，逾時觀之，果變稠漿，面結腐皮，遂恐甚，告以平昔洪飲縱欲勞神，數十年所服桂附純陽之藥，不可勝計，未知尚能愈否？曰：「幸未至息賁，但能斷飲絕欲，多服養榮之劑，尚可為也，今病但有春夏而無秋冬，非兼清肅之治不可，乃與生熟地、杞子、麥冬、沙參、地骨、知母、黃柏、黃連、石膏，出入增減，十餘劑，諸證漸平，惟齒痛轉甚，自製玉帶膏貼之而愈，次年因診其媳產病，告以前方出入常服，計用石膏不下四五斤矣，此則初為寒中，後為熱中之變證也，然初之桂、附，未為癰疽，豈非天幸乎？」

王某，膏梁子也，年弱冠，好角力，因舉石井欄致勞傷，久而哺熱咳嗽，脇痛，面青白，目下胞青紫，諸治不效，診之脈弦略數，右尺弱兼瀋，曰「腎為作強之官，因勞而傷，肺為腎母，因子病而耗及母氣，肝為腎子，母病而子失其養，乃金不生水，水不滋木，木燥則生火，上侮金而下乘土，故目胞青紫，咳嗽諸證作也，與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地骨皮、女貞等，四劑，忽盜汗如雨，疑藥之誤，曰「此佳兆也，夫火燥為患，津液久虧，得純陰之劑以濡之，猶釜中有水，薰蒸而益潤也，由是鬱熱除，而血脈復矣」，問可斂乎？曰「不可，若斂之則火仍內伏，第再養金水，使陰平陽秘，則汗自止而病自瘳矣」，如言而愈。

江氏姊，年五十餘，因子病傷寒，二十餘日，焦勞過甚，及子愈而已病作，寒熱頭疼，面赤，滿口舌發疱，目不交睫者數夜，一老醫謂少陽陽明熱證，與小柴胡合竹葉石膏湯，脈之豁大無倫，乃力斷為勞傷，虛火上浮，戴陽假熱之證，若誤藥立見危殆，乃與熟地一兩，肉桂一錢，炙甘草一錢，麥冬二錢，歸身三錢，一劑即熟睡，比覺口舌之疱盡消，遂霍然矣，當是時，余初臨證，由今思之，則但與養清湯為至當也，後六旬，外復患虛證，誤服黃耆耒棗單方，月餘忽遍身浮腫，動即氣急，後服熟地數觔乃愈。

陳二尹溶上，家吳門，年近五旬，平日準頰微赤，體略肥，抱劉伶癖，日喜火酒數盃，昔在都，與余甚相得，近授廬陵丞乘便過訪，因答候，見服膏子藥，問何恙，曰「近頗眩暈，由痰飲所致耳，請脈之」，乃笑曰「君近亦能醫乎？」曰「第略曉」，診得兩寸搏指，左關弦尺弱，六部略數，此陰不足，陽有餘，證屬燥火，非痰飲也，語之故，但唯唯，索其方則一陳、白朮、香附、遠志、益智、菖蒲，諸辛燥芳香之品，告以藥非對證，久服恐生他變，亦唯唯，別去以五月抵任，至九月忽歸，寓湖上，則以病也，延往，告以纔到官，即頭汗出，眩暈益甚，食漸減，每飯入停膈中難下，良久乃吐出，後只進粥，粥又不受，乃進麵，麵亦不受，兩月來唯日啖饅頭一枚，必自晨細嚙至暮，略急則嘔矣，大便十餘日始一行，堅黑如彈丸，更醫數人，服藥數十劑，用參亦數兩，欲檢方相示，曰「無庸，知所用必皆前膏子方中諸品耳」，乃果然，此病由燥火，又誤服香燥之藥，劫其津液，致兩陽明枯槁，今已成關格，幸大便未如羊矢，則下焦之陰，猶未告竭，急飲潤劑，猶可為也，遂與生熟地、天冬、肉蓯蓉、北沙參、當歸、牛膝等四劑，大便略潤，可飲粥一甌矣，又四帖，粥漸加，乃用麻黃拌飯，進一甌無礙，再四帖，大便調，飲食如舊，則以前方，加減令服百帖，乃還蘇只服其半，後三年病復作，急至杭求診，就如前方加減，令服五十帖，遂至今無恙。

余孝廉香圃，母夫人年七十七，隔間不調，已二年矣，春盡食愈減，至仲秋漸嘔不能食，或作脾胃虛寒，與二陳、二朮、補骨脂、吳茱萸、薑、桂，諸辛香燥熱，幾數十劑，遂至湯飲不下，勉進一盞，則嘔必倍之，所出皆黃涎而挾腥氣，已絕意醫藥，勉召診，兩手俱無脈，足冷漸過膝，手亦過肘，舌白胎而地則紫，惟神氣頗清，起居尚能自主，斷為老年三陰血少，相火上逆之證，四肢冷者，誤藥而熱盛作厥也，兩手無脈者，榮氣衰不能戴衛上朝寸口也，舌胎白而地紫者，肝火上乘，肺金不下降也，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萸仁、牛膝、米仁、川棟，或問眾作寒治，而君謂火何以驗之？曰「第詢病人小便可也」，既而曰「點滴而已」，又問「昔人謂下有熱則為關，上有寒則為格，君但主熱，得無偏乎」？曰「若然，則前方薑桂何以不效，乃進藥遂不嘔，數劑後，忽掌心手背綻出青筋纍纍，蓋肝主筋，木得養而驟舒也」，入川連三分，四肢漸暖，小便漸長，青筋亦隱，再加熟地五七錢，十餘劑全愈，後指端生一癩，問故，曰「其辛香燥熱之所釀乎？然得此無患矣」。

吾宗德吾翁，年七十五，多鬱而喜飲，夏間時嘔隨愈，初秋感寒復作，服辛燥少愈，季秋復感寒遂大作，凡食即嘔，日嘔涎沫數盆，湯飲不下者幾十日，前醫一以二陳、薑、桂，轉服轉劇，計所嘔不下擔石矣，脈之洪大搏指，面額作赭石色，經曰「諸逆冲上皆屬於火」，又素性速，故食入即嘔也，與重劑杞、地、沙參、麥冬、米仁，入川連三四分，一劑知二劑減，問葶薺可食否？曰「可頓食

斤許」，又減，遂不服藥，半月後復作輕，令以前方重加熟地而痊，或問「老人陽氣衰微，君常與黃連，得毋過乎」？曰「老人陽虛出自何說」，乃默然。

胡氏婦年五十來，常患脇痛有塊，時當心而痛，甚則嘔，其子醫以二陳加左金、鬱金、香附，初稍愈，後不應，一老醫與丁香、肉桂、延胡索、小茴香之類，初亦應，再發再與，則嘔增劇，延診則已數日不食，將成膈矣，幸大便不秘且溏，小便則短澀，口苦而燥，脈左關又弦小而數，兩寸鼓，與生地、杞子、沙冬、麥冬、酒連，數劑而愈。

朱武章，年三十八，客姚江，仲冬左額患疔，七八日，微喘，疔潰後大喘，疔愈喘甚，坐不能臥，醫與降氣清金不效，已二旬，歸而渡江，比到岸，兩腳赤腫如燈籠，不能扱履矣，舁負至家，一月更延七醫，其寬胸者，重投厚朴，瀉肺者，峻用葶藶，有謂表邪未清者，有謂腳氣上攻者，有謂水腫入腹者，有謂疔毒入肺者，雜治腫漸及囊，一醫謂其虛也，與八味反增譫語，診之兩關模糊，左尺不應，餘部微數而洪，面有紅光，倚息不寐，小便濃濁，掌心熱炙，臀部起映瘡，以久坐也，其舌，左邊赤紫，四沿凸凹而左為甚，鼻孔乾燥，能俛不能仰，曰「此肝腎大傷之候，初時之疔，亦肝火熾盛而作，治得其宜，數劑可愈，朴藶既非，桂附亦誤，今兼治藥，必三十劑乃可」，與熟地、天麥冬、沙參、枸杞子、萸仁、米仁，四劑，腫漸消，譫亦止，十劑便清，腫退可臥矣，唯仰臥及側，向右則喘嗽不甯，又十劑，已能應酬賓客，但臥仍宜向左，乃加熟地至一兩，入五味三分，蛤蚧一具，一劑而安，四劑全愈。

吳性全幼即病喘，兒醫與枳、栝、橘、半、桑、杏、前、蘇之屬，傷其肺氣，遂成痼疾，每發必沉繇床第，淹旬浹月，年十七，余診之，令服重劑肝腎藥，加沙參、萸仁、麥冬之類，自是發漸輕，或數月一次，仍以前方加減，不過數劑即霍然，近則終年亦罕作，余治喘多矣，多以此法取效，蓋虛喘者，十之九，實喘者，十之一也。

金太孺人，四旬之外，病喘，以攻伐之過，坐致痼疾，已近七旬，忽一醫與三子湯加葶藶，服下脇痛，厥逆欲脫，余以大劑杞子、地黃，入川棟一枚，得瘳，穆蘭亭其四君也，亦病喘，面色晄白，發必數日臥床，與以滋水生肝養金之劑，後發漸少而輕，自言得狗寶，服之而愈，此證凡遇面夭白皮急，痰腥穢而小便點滴者，不可治，蓋證非肺癰，而肺葉壞也，肺為水源，既敗則小便必少耳。

嚴鐵橋，天姿英邁人也，豪於詩酒，風雅出羣，自前夏忽患失音，咳嗽時作，守不藥之戒，至八月初，余偶過齋頭，談次有小青衣持藥甌至，余曰「君謂不樂，今乃藥乎？第醫作何治，所用何藥，出方驗之，乃前胡、桔梗、杏仁、蘇子等傷風劑也。曰「君病豈宜服此，世安有傷風百日者乎？肝腎久病，相火刑金，惟集靈、左歸、六味為對證耳，幸勿誤」，再就二人診，則皆勸服六味，後服至三四十劑，忽發肛痔，痔發而音復，蓋肺藏之病傳大腸腑也，是為佳兆，唯痔痛劇，宛轉床第數月餘，亦以服藥太遲，且六味不宜，依古方也，病愈數年，豪飲如故，後登賢書，明年遠館於閩，患瘡疾，既數月始得歸，已成損證，遂不起，自失音至是，凡十年，年三十七，惜哉！

宋輝章翁，年六十餘，素有豪飲，咳嗽失音，醫作傷風，治轉劇，余與生熟地、麥冬、沙參、瓜蒌仁、杞子，服二十餘劑，亦發肛痔，而咳嗽失音皆愈，後數年以事入都，於山左遇大水，上至腹，行水中數里，初病愈，其痔遇勞則發，否亦時有濃水，至是痔忽頓愈，而咳嗽失音復作，屢經治療不瘳，歸而延診，其脈弦濇而數，語之曰「初病以發痔而愈，藏傳府也為順，今痔愈而傳發，則府傳藏矣，為逆，逾數月而終。」

楊氏子年二十餘歲，病鼻衄如涌，有令以黑山梔末吹者，有令以濕草紙熨腦門者，有令以熱酒浸脚者，憧憧擾擾，一日夜不得止，令覓有乳婦人，以乳對鼻孔擠乳，乳入必止，止後候鼻血乾燥，宜挖去之，如法立愈。

趙正為室人，年近四旬，便血面黃，肢腫，凡補氣補血，及氣血兩補，升提固澀，涼血溫中之劑，莫不備嘗而歸脾為多，均罕驗，方書謂糞前血，其來近，糞後血，其來遠，今則二者兼有，脈之關前盛，關後衰，且弦且數，曰「此非脾不統血也，乃肝木挾火，上乘於胃，血因之上逆，以病人肺氣強，不嘔血，反傾溢入於大腸，而為便血，故有時血先注，渣滓後注，則便前有血，是時渣滓先注，血後注，則便後有血。有時渣滓前後俱注，則便前後俱有血，蓋陽明為多氣多血之府，血去雖多，而不甚困也，第峻養其肝，使不挾火上逆，血自止矣，與生地黃、熟地炭、白芍、棗仁、杞子各五錢，炙甘草、酒黃芩各五分，川棟肉一錢，八劑全安。

黃疸

徐環薇年二十餘，病疸，服山梔、茵陳、五苓、六一之劑，將兩月不效，脈之弦細而駛，面目爪甲俱淡黃，言語遲倦，謂之曰「君以黃疸求治，此其餘證，耳今病成勞損矣」，乃竦然曰「誠有之，近來夜臥不甯，晚即發熱，黎明始退，咳嗽痰稀，腰膝疼痛，然治之當奈何」？曰「病緣陰虛火盛，肝熱久鬱，移其所勝，故食少便溏，發為黃證，與酒穀諸疸為濕熱熏蒸者不同，乃服苦寒滲利，重傷其陰，致成勞損，今宜峻養肝腎，俾嗽止熱退，食進便調，而黃自消矣」，與集靈膏加減，十餘劑諸證漸退，黃亦退矣。

張玉書子，年近三十，忽寒熱頭痛，時師謂傷寒也，蠻治月餘，後竟不知為何病，唯晝夜喊叫痛極，延診，問何遲？曰「人皆謂先生專用補，渠係傷寒，故不敢請」，頷之入視，見病人尸臥在牀，髮長覆，額面垢鼻煤，皮枯肉腊，狀如奇鬼，脈之弦而堅，左關尺殊濇數，詢其痛處起自臂側，下連趾踵肩背，頭腦亦時抽痛僵直莫能動，動則欲死，乃謂其父曰「此筋骨兼痿之候也，若早補何至此極，此由少年不慎，接內之後，即遠行勞役，三陰受傷，今痛自環跳穴，下連大敦、隱白、涌泉，蓋三穴為肝脾腎所主，至連肩背頭腦皆掣痛，督脈亦傷矣，其母私問之，果以接內後，因事疾走江干，歸而病發，其父曰「洵如是，已誤治許時，今奈何」？曰「幸少年血氣易復，第需服藥百劑，否則雖愈必跛也」，與肉苁蓉、生熟地、杞子、米仁、當歸、牛膝、紅花、丹皮、萸仁、麥冬之屬，十劑能起坐，又十劑可杖而行，其父素慳吝，見病已起，遂勿藥，後果一足筋短一二寸，至今行路傾欹。

吳太宜人，年六旬外，病筋絡抽掣，上連顛頂肩項，下至腰腹腸脇，莫不牽痛，背脹頭昏，口燥心忡，便數食減，兩手極熱，常欲冷水浸之，診得脈弦急而疾，曰「證即多端，均由肝火盛而血液虧，筋燥失養，久之則成痿矣，但濡以潤之，可立愈也」，與養清湯加米仁、萸仁、當歸、女貞等，十劑而全。

汗症。

詹涓豐母，年六旬外，素有肝病，因患瘧，自五月至九月瘧愈，而他證蜂起，自汗如洗，徹夜不眠，食少便溏，脇痛齒痛，口淡惡心，惡風畏寒，頭頂皮帽，身襲皮衣，重幃夾幔，猶慄慄不勝，診時以止汗為囑，脈之弦小急，知為陰虛火盛，瘧邪未清，誤作陽虛，多與補氣斂汗之劑而然，叩之果服歸脾、五味子、麻黃節、浮麥、龍骨甚夥，乃與生地、杞子、地骨、釵斛、首烏、鱉甲、黃連、萸仁，涓豐曰「諸醫咸謂頭為諸陽之首，惡寒若此，又自汗而喜熱飲，明屬陽虛，今方中唯與養陰，又口淡便溏惡心，皆屬脾胃虛寒，黃連、萸仁安可用，至瘧疾已愈，何必用首烏、鱉甲，再所重在汗多，而又全不治汗，其故何也？」曰「此證乃火鬱之極，內真熱而外假寒也，本膽腑之邪，因肝虛而腑傳藏，故寒熱止而變為諸證，故以生地、杞子、地骨、釵斛，養肝治其本，黃連清伏暑，萸仁散鬱熱以治標，首烏、鱉甲入肝而去瘧邪，蓋肝火熾盛逆胃，胃絡上蒸則為汗，下迫則為瀉，若見汗則固澹，一藥肆人足矣，醫云乎哉！」如方服之，數劑而愈，《內經》云「治病必求其本」，今觀此症，益可信矣。

何某，年七旬矣，偶於冬間，苦盜汗，乃水衰肝火內熾，當閉藏之候，反蒸鬱之為汗也，或教以黃芪煑黑棗服之，四五日，汗果止而咳嗽作，或以為傷風，與前胡、桔梗、杏仁、蘇子、秦艽、防風之類，或以為痰火，與二陳、薑汁、竹憑，或以為血虛，與四物、知母、黃柏，咸不效，已半年，診其脈，則弦數而促，

其證則痰多食少，天柱已傾，雙足浮腫，投以生地、麥冬、杞子、地骨、沙參、女真，四劑無進退，已召畫工傳真矣，告曰「某本籍越中，今病已膏肓，量不可起，治任欲歸，第乞疏一方，俾可服多劑者，以希萬一耳」，仍前方加熟地、萸仁與之，後二年，偶遇之客坐，彼前致謝甚殷，余茫然，即其故，曰「某何姓，昔患欬嗽幾斃，蒙惠方，渡江後服二十餘劑，竟獲全愈此再造之德也視其容貌充腴迴非嘻疑其病之姿殊意外矣書此以為聽信單方并見汗治汗之戒

楊元植，年四旬外，早衰鬚髮盡白，素患肝腎病，客吳門病瘧，瘧愈而汗出不止，凡生脈飲、六黃湯、牡蠣、龍骨、五味、黑豆，一切斂汗之藥，莫不嘗之矣，吳醫技窮乃湍歸，就予診，脈但虛數，與熟地一兩，杞子五錢，棗仁五錢，麥冬二錢，萸仁一錢，胡黃連四分，地骨皮三錢，一服減，二服瘥。

趙坤維令正，病自首至胸，汗出如淋，動則尤甚，頗能食，然食入則滿面淋漓，衣領盡透，醫與玉屏風散、當歸六黃湯俱不效，延診右關寸數大，問面浮及齒痛否？曰「然此少厥二陰之火，上逆胃絡也」，與重劑玉女煎，入杞子五錢，川連少許，二帖而瘳。

楊兆成病瘧，大汗如雨，一日夜約斗餘，醫盡力與固表收瀋，反較麻黃、羌活為甚，延診，脈洪數有力，日啖粥十數甌，猶覺飢，蓋時多服半夏、豆蔻、蒼朮、厚朴、藿香、橘皮，諸燥烈之劑，擾動胃火而然，若與六黃湯，則汗止而瘳

必更作，乃用生地一兩，石膏五錢，黃連八分，麥冬三錢，萸仁一錢半，一服減，二服瘥，瘡亦不作。

張玉書，年近六旬，素患陰虛火甚，兩手脈上溢入掌心，夏月偶不快，就混堂澡浴，以圖汗解，歸而寒熱大作，頭痛，兩耳後焮腫，上連承靈，下至天牖，急邀余視，余適他出，別延外科，謂當成耳枕癰，勢甚危，投以搜風敗毒之劑，腦後肩甲，筋絡益抽掣急絆，燥渴躁悶，小便淋瀝如火，迨余至，困憊不支矣，脈之洪數異常，知其中熱，邪在陽明少陽，以陰虛過汗，火就升上，又為風藥所鼓而然，不可與柴胡，乃君以黃芩、石膏，臣以鮮乾兩地黃，佐以滑石、生甘草，使以連翹、木通，大劑飲之，次日腫痛減，腫處尚赤色，前方入菴豆一合，腫痛全消，再與導赤散合六一散而愈。

范康侯，年弱冠，患腸痛已六七年，更醫既屢，轉益羸瘠，食少而氣餒，言懶而神疲，稍遠行則心下怦怦然，遇勞則隔間如裂，就予診，告以初時，但腹脇痛，醫與逍遙散暫愈，再發再服不應矣，醫投四磨飲，亦暫愈，再發再投亦不應矣，又更醫，用五香散、越鞠丸則愈而即發，自是腹中忽有塊，再更醫以為痞積，進青皮、厚朴、五靈脂、延胡索之類，塊益多，時隱時現，上下左右約六七枚，如拳如掌，往來牽痛，近有老醫謂為虛也，用當歸、白芍、香附、鬱金之類，服之了無進退，予曰「似君之疾，遍宇內矣，誤治而斃者，可勝道哉！蓋古來方書，於此證殊無肯綮，無怪乎世之夢夢也，原其誤人之始，只肝無補法四字，遂使千萬生靈，含冤泉壤，或以疎散成勞，香燥成隔，或以攻伐成鼓，或以辛熱成癰，其于變證，筆難盡述，幸子青年，稟賦厚而未婚，故僅若此，否則不可言矣，今據脈已細數弦澹，臟氣已虧，幸不數，且無咳嗽夜熱，猶可為也，第服予劑，只可希遠效而不可求近功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沙子、棗仁等劑，略安，至數十劑，塊漸減，遂以方為丸，服數年益就痊可，今已娶，第能樽節，庶無後患也，蓋此證惟兩儀膏最妙，然有力者，始能用之。

方某，年三十餘，因析居閱牆，脇痛，左脇下有塊如槃，按之堅硬，食下則脹痛，甚不能臥側，百治莫應，枯瘁如柴矣，偶於藥肆，遇人謂之曰「此病唯淳佑橋魏某能治」，因就診，脈之弦且急，曰「肝舉證也，肝葉右四左三，血足則

潤而下垂，今怒火傷陰，其葉燥硬，故舉而不下也，經曰『肝病則迫胃逆咽，故左葉張則支腋而不可側臥，右葉張則侵腕而不能容食』，味者不知，投以香散，則如火上添油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萸仁、米仁、川棟子，十餘劑，其病如失。

陸茂才父，年七十，素有肝病，偶於春分日，玉皇山頂燒香，玉皇之高為湖上眾山之最，晨而往晡而歸，足力可云健矣，至夜忽腰大痛，不可轉側，或以為勞傷兼感冒，宜先表散，與羌活、秦艽等，一劑痛益劇，脈之弦硬，三五不調，二便俱秘，面黯囊縮，日夜不得眠，曰「此肝腎大傷，疎洩太過，證瀕危矣，豈可再投風藥」，以養青湯加牛膝、當歸，痛略減，二便仍祕，且嘔惡發呃，此地氣不得下行，而反上攻也，前方重用熟地，外以田螺、獨蒜搗爛繫臍下，二便既行，嘔呃遂止，痛忽移於少腹，控引翠丸，前方杞子至重二兩，再入白芍、甘草，數劑而瘥，乃畏藥停數日，覺復又與數劑而安。

沈晉培，年三十許，患鼻淵黃濁如膿，時醫以為風熱上淫干腦，與薄荷、辛夷、川芎、蒼耳、白芷、蔓荊古方，治之不效，反增左邊頭痛，所下涕亦唯左鼻孔多，就診曰「此肝火上炎為疾耳」，與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十餘劑而愈，是證由傷風，用力去涕而得者易愈，若因火盛而成，必由水虧而致，蓋肝脈上絡巔頂，督脈會腦為髓海，為龍火鬱蒸，故膿濁腥穢，源源而下，有若淵然，久之督脈之髓亦隨輸泄，致成勞損者有之，醫學自立齋以前，宋元明初諸公，未詳肝腎之治，至國朝諸老漸講明，然多雜耆、朮、桂、附，惟集靈膏一方最善，治法彙戴之，但云吳中一醫用之，所向神效，是亦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故守免園一冊，其覆餗多矣。

朱余二女，中表姊妹也，年十六七，朱則耳痛，常服癰癧，因感冒痛暴甚，耳門連頂皆腫，以養清湯加黃芩、羚羊、蔓仁，二劑而愈，余則耳痛，常流膿水，因患瘡，醫與荊防發之，途出血不止，隔間曹辣，前方去羚羊，加知母、赤芍，二劑血止，數劑膿水乾，二人脈皆關弦寸鼓，乃腎與肝胆之火也。

余某早失怙恃，困苦顛連，年十四，就西溪吳氏，質庫食力，值冬月查盤，提唱勞劇，忽右耳暴痛不可忍，如刺以錐，約一日夜，內起一疱，迸出黃水，涓滴不絕，數日乃乾，第水出則痛減，水乾則痛除，自後過勞即發，其痛至欲求死，如是者，年必數次，偶問一醫，彼見少年得此，謂由暴怒傷肝，瘀血為患，教服

抵當丸，不知此屬勞傷腎肝，龍雷之火上攻而然，幸合藥時，肆中無蟲蟲、水蛭，竟因循不服，後年二十餘，右耳漸聾，病遂不作，蓋此中經絡枯絕，火亦不能透達也。

汪氏甥，素有疝證，發則囊如盛二升粟，憎寒壯熱，或與小茴香、青皮、木葫蘆巴等，服之囊腫赤而痛甚，勢將成癰，次日仍與前藥，診之脈數大無倫，面赤黯，亟用熟地二兩，杞子一兩，川棟一枚，一劑而愈，後與人閏，顛頂著棒，悶絕而甦，次日陰囊腫大如疝，發時於是顛痛甚則囊痛減，囊痛甚則顛痛減，寒熱往來，專科遞治無效，蓋厥陰肝脈，下絡纂上行顛，故上下相連而其痛則互為消長也，與前方數劑，上下皆愈，凡疝治之失宜，過服香辛燥烈之劑，遂成勞損者，夥矣。

鮑二官，六七歲時，忽腹痛發熱，夜則痛熱尤甚，或謂風寒，發散之不效，又謂生冷，消導之不效，診之面潔白，微有青氣，按其虛里，則築築然跳動，問其痛，云在少腹，驗其囊，則兩鞏丸無有，曰「此疝痛也」，與生地、甘杞、沙參、麥冬、川棟、米仁，二劑全愈，凡疝證雖有寒濕痰氣之殊，余所愈多以此方，捷如桴鼓，蓋證雖不一，而病屬厥陰則一也，要之，肝木為病，大抵燥火多而寒濕絕少也，余弑兒十歲時，忽蹲地以拳柱其腹，宛轉不能語，察其面青，知疝發也，亟以杞子一兩，川棟一枚，煎服，下咽立愈。

徐德滋女，年近二十，素有脇痛肝病，常時月事先期而至近，忽逾數日，脈之，兩關躁疾，兩寸上溢，察其面有如疹者數十點，其色或紫或青，詢其身亦有，至舌上亦有數點，絕類陽氣熱證，然並無頭痛寒熱，且能進飯二甌，良由肝火內熾，上乘肺胃而然，與生地、杞子、麥冬、丹皮、山梔、當歸、生芍、甘草、元參，令服一劑，次日晡後始至，見其偃臥，上半俯著床沿，嘔血盆許，詢之，則自己脾血出如涌，既而心下，若有一塊上攻，故必偃伏，以床沿抵住稍可，否則上頂悶絕，脈之若有若無，意其經水過期，乘肝火上逆而出，即俗云倒經是也，然則急暴如此，兼之地氣上攻，其證危矣，非大劑純陰，何以挽回，與熟地二兩，杞子一兩，令連進二服，服下即能仰臥，血止脈回，次日忽效嗽無痰，此肺金燥而肝火未平也，前方減半，加麥冬、沙參、萸仁、生地，八劑而愈，愈後面上之疹乃消，舌上之疹褪下如痘靨云，又顧卜周內人失血，奄奄垂斃，亦以前藥數劑而愈。

范氏女年及笄矣，忽病夜臥小便自遺，晨起昏昏如醉，神氣與人，了不相當，晡後始清爽，皮膚癢癢，胸膈迷悶，食亦少，初起覺咽痛頭暈，已十餘日矣，診之脈弦而小數，此屬血虛火盛，詢其天癸若何，則自前月大行，去血甚多，至七日乃止，謂為肝火過盛，尅脾侮胃，乘肺而然，尅脾則脾不攝血，故經水去多，侮胃則胃之絡溢，故脹悶食減，乘肺則肺熱，故癢癢咽痛，又肝藏魂，肺藏魄，

二藏不和，是以小便自遺而神氣昏昧也，與生地、杞子、羚羊角、黑山梔、麥冬、萸仁、黃連、丹皮、沙參、牛蒡之屬，出入加減，六帖而安，後經水數月不行，則以前者去血過多也，仍用生地、杞子、當歸、白芍、丹皮、麥冬，少加紅花，八劑而月事下。

劉氏媪，年七十，病血行如壯年，月經久之淋漓不斷兩月餘，耳鳴心跳，頭暈目眩，惡食罕眠，奄奄待斃，醫者不一，有與歸脾補中者、六味四物者、十全八珍者，諸治未為無見，然服歸脾補中，則上膈脹而面腫，似不宜於補氣，服六味四物，則少腹脹而足腫，似不宜於補血，服八珍十全，則中脘脹而氣急，似氣血兼補又不宜，延診，先告以不宜用補，以證皆緣補而增也，脈之沉小而濇，兩關尤甚且無神，曰「此肝脾兩傷之候也，以七旬之年，兩月之病，非補何以能瘳，第余之補異乎人之補，無慮也」，與熟地二兩，以一兩炒炭，杞子一兩，白芍炒、棗仁炒各五錢，酒連三分，四劑而淋漓止，去連，四劑而腫脹諸病證亦愈。

姚氏婦早寡，年三十餘，因月事暴至，遂崩漏不止，勢甚猛，脈之兩寸上溢，兩尺甚弱，據脈不可與補中益氣，據證又不可不暫升提，以挽其下陷，先與熟地、杞子、白芍、棗仁，重劑服之，果不應，急以草薢仁十數粒，去殼研，入麝香一分，捏作餅子，用綠雲膏貼臍上，再服前藥，血去漸緩，少須再服藥，覺血不行，即令揭去之，又服數劑全愈。

凌表姪婦，素怯弱，孕數月，幾成損證，以重劑滋養而愈，已十月，因時感發瘡，專科投荆、防、枳、桔等二劑，其師黃澹翁力止之，乃但服頭煎，已而乾咳咽痛，面赤口燥，夜熱盜汗，因飲生梨數片，遂泄瀉如痢，腹痛後重，日夜十餘行，或曰「立齊云梨者利也，凡病後及孕產，皆不可食，今腹痛下痢，非傷生冷而何」？診之脈洪數，左寸鼓指，曰「錢仲陽謂疹子無他證者，但用平藥，今病人陰虛多火，滋養猶恐不及，乃用香竄以鼓之，致三陰之火乘虛上衝，肺既熱甚，勢必下迫大腸，便為痢，於梨何與，蓋立齋之言，言其常耳，合脈與證，猶當以涼潤取效也」，詢其小便熱短而口臭，用生地、杞子、沙參、麥冬、川連、萸仁、元參、牛蒡，二劑痢止，後重除，忽肛門腫痛，謂欲作痔，曰非也，此肺火下傳，病將愈耳，去黃連加黃芩，數劑諸證全愈。

汪陸堂，鄰居也，其室人病痢已久，未嘗藥，初下紅白，後單下紅，每甚於夜，腹痛後重，渠岳翁乃儒而醫者，與歸脾合補中益氣，持方問余，余曰「此古人成法也，第慮服之轉劇耳」，不信，服二劑果下益頻，乃延診，派沈細且駛，與棗仁、山藥、杞子、地黃、當歸、白芍、甘草、黃芩，六劑全愈，因問曰「君向謂歸脾補中服之必增劇，已而果然，此何故也」？余曰「久痢亡陰，耆、朮、升、柴，令陽愈升，則陰必愈降，理所必然」，又問「腹尚痛而後重未除，乃不用香砂，此又何說」？余曰「用香砂亦無大害，第不能速愈耳」。

唐赤城內人，年二十餘，孕月喜瓜果，夏間腸痛下痢，以為胎氣，冬盡已分
娩而痛痢不減，一老醫謂產後虛寒且久痢，與白芍、炮薑、建蓮、扁豆、香附、
砂仁、木香、遠志，諸溫燥健脾，痢轉甚，又加補骨脂、肉荳蔻，痢益頻，每粥
食纔下咽，糞穢即下出，不及至圍，視之乃完穀不化，僉謂「腸胃已直，瀉若竹
筒，病必不起」，將治木，診之脈細數而瀦，額頰嬌紅，舌胎燥黑，曰此痢疾也，
第服藥二劑，必見紅白，因告以向醫謂為虛寒將敗之證，今以為痢再下紅白，甯
望生乎？曰「病緣過傷生冷，滯於迴腸，久從熱化，產後腹空，其積將下，乃
為燥熱所劫，致積反留，而真陰愈傷，內熱愈熾，今之頻併急速，乃協熱下痢之
痢，非虛寒下脫之痢也，試觀其面紅，陰虛可知，舌黑，內熱可知，但先助其陰，
則其下必緩，而積滯見矣，與熟地、杞子各一兩，棗仁五錢服下，面紅頓減，舌
黑漸退，食入遂不下迫，再服則裏急後重，紅白兼行，仍與前方，入連、芩、芍、
歸、甘草，出入加減十餘劑，已愈八九矣，以歲除停藥，新正邀診，已飲食如常，
起居復故，惟便後微有淡血水，此脾絡受傷之餘證也，前方去芩、連，加烏梅，
二劑可愈，乃云「舍親謂先生用補藥太早，致成休息痢」，蓋前醫是其至戚，特
令其邀予一次，以相嘲耳，予因謂曰「與其為直腸瀉，毋甯為休息痢乎」？一笑
而別。

許竹溪室人，產後數日，發熱自汗，面赤頭痛，惡食不眠，惡露雖極少而淡，
腹時脹痛，脈則洪大而數，曰「此血虛也，腹脹面赤，其勢欲崩，宜峻補」，或

問故，曰「面赤者，陽上越也。腹脹者，陰下陷也。陽上飛則陰下走，勢所必然，以熟地一兩，杞子、棗仁各五錢一劑，次日小腹之右，忽有一塊如槃且硬，按之痛甚，於是疑為瘀而誤補，欲更張，幸病人素服予藥，姑再延，曰「其塊驟起即大如診，雖瘀滯亦無如是之甚也，此正肝脾失血，燥而怒張，得補猶然，否則厥而崩矣，今脈大漸斂，面赤漸退，非藥之誤，乃藥之輕也」，令前方加倍，再入炒白芍五錢，炙甘草一錢，一服塊漸平，再服塊如失，前方減半，數劑，諸證全安，此證若作瘀治，斷無幸矣。

施介齋室人，年三十餘，忽有孕，又孿生，產後頗健，能食雞啖飯，數日來，漸發熱脹滿，診之，脈浮按滑疾，沈按結澹，詢至惡露已一日不行，謂為瘀也，宜通之乃可，與生地、牛膝、益母、紅花、桃仁泥、當歸尾、丹參、瓦楞子，畏不敢服，延專科曰「此年過壯而初產育，氣血俱傷，屬虛也」，與焦朮、炮薑、歸、芍、茯神、棗仁等，一劑熱益甚，再劑遂譫讖，更一專科，其說同，其藥仿，又二劑，日夜不眠，昏狂，不省人事，時忽高聲歌唱，與傷寒陽明失下無異，再延診曰「產數日，惡露即停，雖執途人而語之，亦必知為瘀滯，若欲其生，亟進前方可耳，不得已乃服，黃昏進藥，至夜分惡露始行，黎明復下一物，已焦黑，乃胞衣也，蓋產時隱婆只收其一，謂二人同胞，不知其一，猶在腹也，逐胎患乃爾，胞衣去，惡血行，其病如失，然予初亦不知其為胞未下也，醫誠難哉！

姚葭田室人，年三十餘，頤而肥白，前二子皆殞，後孕而胎墮，今又惡阻甚逆，脈之虛軟而大，與杞子、地黃、沙參、麥冬、川連等，漸得安，又腰腹腿足時痛，或加當歸、白芍，或加山藥、棗仁、熟地，用至兩許，或下墜，則以補中益氣一二劑，以熟地、山藥代參、朮，或時胸腹脹痛，稍用香、砂、橘、朮，則中氣便覺冲惕，良由久虛榮弱，香燥毫不相宜，彼執方治病者，可與言治法乎哉！後服藥幾百帖，足月生男。

胡乾若室人，年二十餘，婚數年無生育，因診翁便求診，曰孕也，然三陰俱不足，曰孕或未然，今所患夜熱咳嗽，腹痛便溏，左足不良於步，詢其腹痛必內外牽引，腰亦必痛，足之筋則短而不舒，又下午則腫否，曰皆如所言，然則三陰虛損無疑矣，與杞、地、歸、芍、沙參、麥冬等，令服五十劑，臨月再服二十劑，乃無後患，又服十餘劑，病已痊，遂不藥，後臨產暈厥，產後復厥，專科以其寒熱往來，則投柴胡、桂枝，腹痛便溏，則與炮薑、白朮，致身發白癩，細者如芝麻，麤者如綠豆，腹痛甚則偃臥，以蒲團著腹，左右旋轉稍可，脈之弦急而數，舌黑而燥，此肝火乘三陰大傷為患也，令以前方加熟地、川連、白芍、甘草，數劑而愈，次年患痢，醫以痢藥愈之，又明年腹痛便溏，與前年初孕證同，召前醫，則仍以為痢也，格與攻伐，遂胎墮而死，又張氏姐妹三人，每胎皆腹痛泄利，產後乃止，此雖胎氣，亦由肝木乘脾所致。

《張石頑醫話精華》

張路玉（璐），又號石頑，吳江人，學醫讀書至精博，而服膺于薛己、張介賓輩學說，著有《張氏醫通》、《傷寒讚論》、《傷寒緒論》、《本經逢原》、《診宗三昧》等書，醫林中幾人手一編焉。

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己酉九月患類中風，經歲不痊，邀石頑診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腎藏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向寸，又為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顛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沫痰湧塞於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為痰氣占據，未免侵瀆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誤也，或者以其神識不清，語言錯誤，口角常有微涎，目睛恆不易轉，以為邪滯經絡，而用祛風導痰之藥，殊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虛熱生風之證，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為腎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殊不知此證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紅清沫，而用補中益氣，殊不知脾氣陷於下焦者，可用升舉之法，此陰虛久痢之餘疾，有何清氣在下，可升發乎？若用升、柴，升動肝腎虛陽，鼓激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為喘脹逆滿之患乎？是升舉藥不宜輕服也，今舉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應，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善為調攝為第一義。

御前侍衛金漢光如夫人，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拽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者，半月餘，方邀治於石頑，診其脈，右手寸關數大，按久無力，尺內愈虛，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或時煩亂，詢其先前所用諸藥，皆二陳、導痰，雜以秦艽、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

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而喘息頓除，再三劑而飲食漸進，稍堪就枕，再四劑而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屏障之內，自可徐行矣。因思從前所用之藥，未常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擔當，峻用參朮，開提胃氣，徒與豁痰，中氣轉傷，是以不能奏勳耳。

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邇因乃郎翰公，遠任廣西府，以道遠抑鬱，仲春十四夜，忽然下體墮床，便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曾食溼麵，諸醫羣議消導，消導不應，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事在危急，急邀石頑診之，六脈皆虛濡無力，諸醫尚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余謂之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莪在喬梓，皆言素有脾約，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令先小試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參二錢，煎成頓熱，分三次服，四劑後，自能轉側，大便自通，再四劑，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數日之間，倩人扶掖徐行，因切囑其左右謹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氣虛痰盛，不得不防杜將來耳。

松陵沈雲步先生，解組歸林，以素稟多痰，恆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漸，不無類中之虞，乃謀治於石頑，為疏六君子湯，服之頗驗，而性不喜藥，入秋以來，漸覺肢體不遂，復邀診治，脈得稟滑中有微結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歸、芪、巴戟，平調半月而安，然此證首在節慎起居，方能永保貞固，殊非藥力可圖萬全也。

永諸的靈蘊秘典

湖廣禮部主事范求先諱克誠，寓金閶之石窩菴，患寒傷營證，惡寒三日不止，先曾用過發散藥二劑，第七日躁擾不甯，六脈不至，手足厥逆，其同寓目科方耀珍，邀石頑診之，獨左寸厥厥動搖，知是欲作戰汗之候，令勿服藥，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若誤服藥，必熱不止，後數日枉駕謝別，詢之果如所言，不藥而愈。

一童姓者，伏氣發於盛暑，其子跪請求治，診時大發躁擾，脈皆洪盛而躁，其婦云「大渴索水二日，不敢與飲，故發狂亂，因令速與連進二盞，稍寧，少頃復索，又與一大盞，放盞通身大汗，安睡熱除，不煩湯藥而愈，同時有酒客二人寓毛家，亦患此證，皆與水而安。

文學范鉉甫、孫振麒，於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脈弦細朶遲，而按之欲絕，舌色淡白，中心黑潤無苔，口鼻氣息微冷，陽縮入腹，而精滑如冰，問其所起之由，因臥地晝寢受寒，是夜連走精二度，忽覺顛脹如山，坐起暈倒，便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中兀兀欲吐，口中喃喃妄言，與濕溫之證不殊，醫者誤為停食感冒，而與發散消導藥一劑，服後胸前頭項汗出如漉，背上愈加畏寒，而下體如冰，一日昏憤數次，此陰寒挾暑，八中手足少陰之候，緣腎中真陽虛極，所以不能發熱，遂擬四逆加人參湯方，用人參一兩，熟附三錢，炮薑二錢，炙甘草二錢，晝夜兼進，三日中進六劑，決定第四日寅刻回陽，是日悉屏薑、附，改用保元，方用人參五錢，黃芪三錢，炙甘草二錢，加麥門冬二錢，五味子一錢，清肅膈上之虛陽，

四劑食進，改用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每服用熟地八錢，以救下焦將竭之水，使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有脾約便血證，十月間患冬溫，發熱咽痛，里醫用麻黃、杏仁、半夏、枳、橘之屬，遂喘逆倚息不得臥，聲颯如啞，頭面赤熱，手足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為製豬膚湯一甌，令隔湯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痛如失。

國學鄭墨林夫人，索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溫效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去黃連，加萎蕤、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太倉州尊陳鹿屏夫人，素患虛羸骨蒸，經閉少食，偶感風熱效嗽，向來調治之醫，誤進滋陰清肺藥二劑，逐昏熱痞悶異常，邀石頑診之，脈見人迎虛數，而氣口濡細，寸口瞥瞥，而兩尺搏指，此肝血與胃氣皆虛，復感風熱之象，與加減葱白香豉湯，一服熱除痞止，但效則頭面微汗，更與小劑保元湯，調之而安。

同道王公峻子，於四月間患感冒，昏熱喘脹，便秘，腹中雷鳴，服硝、黃不應，始圖治於石頑，其脈氣口弦滑，而按之則芤，其腹脹滿而按之則濡，此痰溼挾痰，濁陰固閉之候，與黃龍湯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香，下痰垢甚多，因宿有五更效嗽，更以小劑異功加細辛調之，大抵腹中奔響之證，雖有內實當下，必無燥結，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半也，用人參者，借以資助胃氣，行其

藥力，則顏大黃輩得以振破敵之功，非謂虛而兼補也，當知黃龍湯中用參，則硝黃之力愈銳，用者不可不慎。

貳尹閔介眉甥媳，素稟氣虛多痰，懷妊三月，因臘月舉襄受寒，遂惡寒不食，嘔逆清血，腹痛下墜，脈得弦細如絲，按之欲絕，與生料乾薑人參半夏丸，二服不應，更與附子理中加芩、半、肉桂，調理而康，門人聞曰「嘗聞桂、附、半夏，孕婦禁服，而此並行無礙，何也」？曰「舉世皆以黃芩、白朮為安胎聖藥，桂、附為隕胎峻劑，敦知反有安胎妙用哉！蓋子氣之安危，係乎母氣之偏勝，若母氣多火，得芩、連則安，得桂、附則危，母氣多痰，得芩、半則安，得歸、地則危，母氣多寒，得桂、附則安，得芩、連則危，務在調其偏勝，適其寒溫，世未有母氣逆而胎得安者，亦未有母氣安而胎反墮者，所以金匱有懷妊六七月，胎脹腹痛，惡寒，少腹如扇，用附子湯溫其藏者，然認證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誤，禍不旋踵，非比芩、朮之誤，猶可延引時日也。

館師吳百川子，年二十餘，素有夢交之疾，十月間患傷寒，頭疼足冷，醫用發散消導，屢汗而昏熱不除，反加喘逆，更一醫用麻黃重劑，頭面大汗，喘促愈甚，或者以為邪熱入裏，主用芩、連，或者以為元氣大虛，議用冬、地，爭持未決，始求治於石頑，診之六脈瞥瞥，按之欲絕，正陽欲脫亡之兆，急須參、附，庶可望其回陽，逐疏回陽反本湯加童便以斂陽，一劑稍甯，第三啜安臥，改用大劑獨參湯加童便，調理數日，頻與稀糜而安。

洪德敷女，於王子初冬，發熱頭痛，胸滿不食，已服過發散消導藥，四劑，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時奔響，屢欲圍而不可得，口鼻上脣，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與玳瑁無異，醫者大駭辭去，邀石頑診之，喘汗脈促，而神氣昏憤，雖證脈俱危，喜其黑色四圍，有紅暈鮮澤，若頭瘡之根脚，緊附如線，他處肉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葛根黃芩黃連湯加犀角、連翹、荆、防、紫荊、人中黃，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發透，乃以涼膈散加人中黃、紫荊、烏犀，微下二次，又與犀角地黃湯加人中黃之類，調理半月而安，此證書所不載，惟龐安常有玳瑁瘟之名，而治法未備，人罕能識，先是牙行徐順溪患此，誤用發散消尅藥過多，胃氣告匱，辭以不治，又綢舖王尤吉姪患此，瀕危，始邀予往，其口目鼻孔皆流鮮血，亦不能救，一月間親歷此證十餘人，大抵黑色枯焦不澤，四圍無紅暈而灰白色黯者，皆不可救，其黑必先從口鼻至顴頰，目胞兩耳及手臂足脛，甚則胸腹俱黑，從未見於額上肩背陽位也。

有武員隨任家丁黃姓者，患傷寒半月，道經吳門，泊舟求治，詢其同伴，云「自渡淮露臥受寒，恣飲燒酒發熱，在京口服藥，行過兩次，熱勢略減，而神昏不語，不時煩擾，見其唇舌赤腫燥裂，以開水與之則嚙，不與則不思」，察其兩寸瞥瞥虛大，關寸小弱，按久六脉皆虛，曰「此熱傳手少陰心經也」，與導赤瀉心湯一啜，神識稍甯，泊舟一日夜，又進二貼，便溺自知，欲早解維，復延往診，而脈靜神安，但與小劑五苓去桂易門冬二貼，囑其頻與稀糜，可許收功也」。

錢順所素有內傷，因勞力感寒，發熱頭痛，醫用表散藥數服，胸膈痞悶不安，以大黃下之，痞悶益甚，更一醫，用消尅破氣藥，過傷胃氣，遂厥逆昏憤，勢漸瀕危，邀石頑診之，六脉縈縈如蜘蛛絲，視其舌上焦黑，燥涸異常，此熱傷陰血，不急下之，真陰立槁，救無及矣，因以生地黃黃連湯去黃芩、防風，加人中黃、麥門冬、酒大黃，另以生地黃一兩，酒浸搗汁和服，夜半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復下一次，乃與生脈散二貼，以後竟不服藥，日進糜粥調養，而大便數日不行，魄門迸迫如下，令用導法通之，更與異功散，調理而安。

陳瑞之七月間，患時疫似瘧，初發獨熱無寒，或連熱二三日，或暫可一日半日，發熱時，煩渴無汗，熱止後則汗出如漉，自言房勞後乘涼所致，服過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餘劑，煩渴壯熱愈甚，因邀石頂診之，六脉皆洪盛搏指，舌胎焦枯，唇口剝裂，大便五六日不通，病家雖言病起於陰，而實熱邪亢極，胃府剝腐之象，急與涼膈加黃連、石膏、人中黃，得下三次，熱勢頓減，明晚復發熱煩渴，與白虎加人中黃、黃連，熱渴俱止，兩日後左頰發頤，一晷時即平，而氣急神昏，此元氣下陷之故，仍與白虎加人參、犀角、連翹，頤復熈發，與犀角、連翹、升麻、甘、桔、鼠粘、馬勃二服，右頤又發一毒，高腫赤亮，另延瘍醫治其外，調理四十日而痊，同時患此者頗多，良由時師不明此為溼土之邪，初起失於攻下，槩用發散和解，引邪泛濫而發頤毒，多有腫發綿延，以及膺脇肘臂數處，如流注潰腐者，縱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為發頤小證而忽諸。

山陰令景昭侯弟介侯，遼東人，患時疫，寒熱不止，舌胎黃潤，用大柴胡下之，煩悶神昏，雜進人參白虎、補中益氣，熱勢轉劇，頻與芩、連、知母不應，因遣使兼程過吳，相邀石頑到署診之，左脈弦數而勁，右脈再倍於左，而週身俱發紅斑，惟中脘斑色皎白，時湖紹諸醫羣集，莫審胸前斑子獨白之由，因論之曰：「良由過服苦寒之劑，中焦陽氣失職，所以色白，法當透達其斑，兼通氣化，無慮斑色不轉也，逐用犀角、連翹、山梔、人中黃，晝夜兼進二服，二便齊行，而斑化熱退，神清食進，起坐徐行矣，昭侯曦侯同時俱染其氣，並進葱白、香豉、人中黃、連翹、薄荷之類，皆隨手而安。」

吳介臣傷寒，餘熱未盡，曲池雍腫，不潰不消，日發寒熱，瘍醫禁止飲食兩月餘，日服清火消毒藥，上氣形脫，奇息不得臥，渴飲開水一二口，則腹脹滿急，大便燥結不通，兩月中用密導四五次，所去甚艱，勢大瀕危，邀石頑診之，其脈初按繃急，按之絕無，此中氣逮盡之兆，豈能復勝藥力耶，乃令續進稀糜，榻前以鴨煑之，香氣透達，徐以汁啜之，是夕大便，去結糞甚多，喘脹頓止，飲食漸進，數日後，腫亦漸消，此際雖可進保元、獨參之類，然力不能支，僅惟穀肉調理而安，近松陵一人，過餌消導，胃氣告匱，聞穀氣則欲嘔，亦用上法，不藥而痊。

徽商黃以寬，風溫十餘日，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溏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先前誤用發散消導藥數劑，煩渴彌甚，恣飲不徹，乃求治於石頑，因諭

之曰「此本伏氣鬱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即是兩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證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週身元氣，皆化為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考諸南陽先師，元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證，可惜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也。時歛醫胡晨敷在坐，相與酌用涼膈散加人中黃、生地黃，急救垂絕之陰，服後下溏黑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減，此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大劑投之，舌胎方去，而津回渴止，此證之得愈者，全在同人契合，無分彼此，得以挽回，設異論紛紜，徒滋眩惑，安保其有今日哉！」

廣文張安期夫人，先是其女及壻與婢，數日連斃三人，其僕尚傳染垂危，安期夫人因送女殮，歸亦病瘧，雜治罔效，遂成壞病，勉與生薑瀉心湯救之，故友李懷茲，乃郎幼韓，觸鄧氏疫瘧之氣，染患月餘不止，且左右之人，失於調理，以致愈而復發，加以五液注下，瘧痢兼并，水穀不入者，半月有餘，當此雖有合劑，亦難克應，乃携歸齋中，日與補中益氣兼理中、六君、萸、桂之屬，將養半月而康，貳守金令友之室，春榜蔣曠生之妹也，曠生橋梓，見其亢熱昏亂，意謂傷寒，同舟邀往，及診視之，是瘧非寒，與柴胡桂枝湯，四劑而安，貳尹吳丹生，溼盛體肥，嘔逆痞脹，寒熱昏眩，與涼隔散加黃連下之，五日而止，越半月復發，亦五日而止，貳守湯子端，惡寒發熱，面赤足冷，六脉弦細而數，自言不謹後受寒，以為傷寒陰證，余曰「陰證無寒熱例」，與柴胡桂薑湯，二服而痊，文學顧若雨之女與甥女，先後病瘧，皆先熱後寒，與桂枝白虎湯而瘥，太學鄭墨林夫人，懷孕七月，先瘧後痢而多鮮血，與補中益氣，如吳茱萸製川連而愈，每見孕婦病瘧胎隕，而致不救者多矣，鄉飲張怡泉恆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而真陰向耗，年六十五，七月下澀病瘧，時醫俱進常山止截藥一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指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于脉，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熱之時，邪氣衝激經脈，所以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為製一方，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

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常山為嚮導耳，晝夜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止，脉止如前，乃今日進人參一兩，分二次進，并與稀糜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止，脉微續而安，玉峯春榜顧玉書，瘧發即昏熱讖語，痞脹嘔逆，切其氣口，獨見短滑，乃有宿滯之象，與涼膈散，易人中黃加草蓂仁，一劑霍然，督學汪緘菴之女患前證，以桂枝白虎湯易人中黃，加葱、鼓，四服而安，中翰金淳還乃郎，八月間患瘧，發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熱，直至初夏，始延治於石頑，診其六脉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應，每服加用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上有權，而邪併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而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文學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讖語，喘乏遺尿，或者以為傷寒讖語，或者以為中風遺尿，危疑莫定，予曰「無慮，此三陽合病，讖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證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同時文學顧次占夫人，朔客祈連山，皆患是證，一者兼風，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溼，用白虎加蒼朮，俱隨手而痊，若以中風遺尿例治，則失之矣，是日坐間有同道，問及今歲瘧脉不弦之故，予謂之曰「瘧屬少陽經證，其脉當弦，而反不弦，如平人者，以邪氣與正氣，渾合不分，故絕不顯弦象，金匱有云「温瘧者，其脉如平，身無

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脉主之，曷知脉既不弦，便非風木之邪，即不當用柴胡等少陽經藥，豈可以常法施治乎？

牙行陶震涵子，傷勞欬嗽失血，勢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余及門周子，用熱童便二升而止，邀石頑診之，脈得弦大而虛，自汗喘乏，至夜則煩擾不寧，與當歸補血湯四貼而熱除，時覺左脇刺痛，排之漉漉有聲，此少年喜酒負氣，嘗與人鬥犯所致，與澤朮麋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即下，纍纍紫黑血塊，數日乃盡，後與四烏鯁骨一蘆茹為末，分四服，八黃牝雞腹中者噉，留藥蜜丸，盡劑而血不復來矣。

顏汝于女，病虛羸寒熱，腹痛裏急，自汗喘嗽者，三月餘，屢更醫藥不愈，忽然吐血數口，前醫轉邀石頑同往診候，其氣口虛濇不調，左皆弦微，而尺微尤甚，令與黃耆建中加當歸、細辛，前醫曰「虛勞失血，曷不用滋陰降火，反行辛燥乎」？余曰「不然，虛勞之成，未必皆本虛也，大抵多由誤藥所致，今病欲成勞，乘其根蒂未固，急以辛溫之藥，提出陽分，庶幾挽回前失，若仍用陰藥則陰愈亢而血愈逆上矣，從古治勞，莫若金匱諸法，如虛勞裏急諸不足，用黃耆建中，原有所祖，即腹痛悸衄，亦不出此，更兼內補建中之制，加當歸以和營血，細辛以利肺氣，毋慮辛燥傷血也，遂與數貼血止，次以桂枝人參湯，數服腹痛，寒熱頓除，後用六味丸以棗仁易萸肉，或時間進保元異功、當歸補血之類，隨證調理而安，余治虛勞，嘗屏絕一切虛勞之藥，使病氣不致陷入陰分，深得金匱之力也。

內兄顧九玉頒詔假道歸吳，大暑中患胸痞顛脹，脈得虛大而濡，氣口獨顯滑象，此溼熱泛濫於膈上也，與清暑益氣二劑，顛脹止而胸痞不除，與半夏瀉心湯減炮薑，去大棗，加枳實，一服而愈。

家弟曾餘，雖列賢書，最留心於醫理，弟婦鄭氏，乃世傳女科中山之女，昆弟俱為時醫，戊申夏患嘔逆不食者月餘，服寬膈理氣藥二十餘劑，幾至絕粒，而痞脹異常，邀余診之，脈得虛大而數，按仲景脈法云「大則為虛，數則為虛」，此胃中陽氣大虛而濁陰填塞於膈上也，因取連理湯，方用人參三錢服之，四劑而痞止食進，後與異功散調理，數日而康。

別駕吳蛟水公祖夫人患痞眩嘔逆，向因下體畏寒，肢肘麻贅，久服八味，參、附不徹，六脈弦滑，而按之則濡，此中焦素蘊痰溼，陽氣不能周於四末之象，得桂附辛熱之力，有時雖可暫開，究非真陽之虛，且有地黃之滯，所以痞暈漫無止期，遂疏局方七氣湯加沉香，一服豁然，再劑神爽食進而安。

內翰繆鈞聞尊大人子長老先生，青年罷職，樂志林泉，偶因小憤，遂眩暈痞悶，三月來服豁痰利氣藥不應，反覺疲倦，飲食日減，下元乏力，至七月下澀，邀石頑診之，六脈似覺有餘，指下略無冲和之氣，氣口獨滯不調，時大時小，兩尺俱濡大少力，此必多痰溼，漸漬於水土二經，復加剝削之患，屢犯中氣，疲倦少食，迨所必至，法當先調中氣，輸運水穀之精微，然後徐圖溫補下元，為疏六

君子湯，加當歸兼調營血，庶無陽無以化之虞，其如夫人久患崩淋，偏服諸血藥罔效，以補中益氣加製香附、烏梅，升舉其陽，兼調其氣，所謂病在下取之上端，不出古聖之則耳。

太史錢宮聲媳，去秋瘧久大虛，飲食大減，經水不調，季冬略行一度，今春時發寒熱，腹滿不食，服寬脹利水藥不應，擬進破血通經之劑，邀石頑相商，其脉左寸厥厥動搖，右關與兩尺雖微弦，而重按久按卻滑實流利，惟右寸左關虛濡而數，尋之濇濇少力，此陰中伏陽之象，詢為胎脈無疑，良由中氣虛乏，不能轉運其胎，故爾作脹，前醫曰「自結襜迄今，距十二載，從來未曾受孕，病後元氣大虛，安有懷娠之理」，石頑曰「向之不孕，必有其故，今病後餘熱，留於血室，因而得妊，亦恆有之，細推病機，每粥食到口，輒欲作嘔，惟向晚寒熱之際，得熱飲入胃，其寒熱頓減，豈非胃氣虛寒水精不能四布，留積而為涎液，汪洋心下乎？俗名惡阻是也，其腹滿便難之虛實，尤須明辨，金匱有云「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必便難，乃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況大便之後，每加脹急，以裏氣下通，濁陰乘機上擾，與得下暫時寬快，迥殊其治，雖當安胎為主，但濁陰之氣，非藉正溫，不能開導其結，遂疏四君子湯，益以歸、芍，以收營血之散，稍借肉桂，為濁陰之嚮導，使母氣得溫中健運之力，胎息無濁陰侵犯之虞，桂不傷胎，龐安常先有明試，余嘗屢驗之矣，服後寒熱漸止，腹脹漸寬，飲食漸進，胎息亦漸形著，而運動於臍上，至仲夏因起居不慎而胎漏下血，前醫猶認石

子，舉家稱快，設不審而與通經破血，能保子母雙全之慶乎？

瘕，而進破積之方，乃明諭脈證左寸動滑，斷屬乾象，而與扶脾藥得安，後產一

文學顧若雨，鼓脹喘滿，晝夜不得寢食者，二十餘日，吾吳名醫，用大黃三下不除，技窮辭去，更一醫，先與發散，次用消剋破氣，二十餘劑，少腹至心下遂堅滿如石，腰脇若眇中皆疼痛如折，亦無措指而退，彼戚王墨公邀余往診，脉得弦大而革，按之漸小，舉指復大，詢其二便，則大便八九日不通，小便雖少而清白如常，此因剋削太過，中氣受傷，濁陰乘虛僭據清陽之位而然，以其濁氣上通，不便行益氣之劑，先與生料六味丸加肉桂三錢，沉香三分，下黑錫丹二錢，導其濁陰，是夜即脹減六七，胸中覺飢，侵晨便進糜粥，但腰胯疼軟，如失兩腎之狀，再劑，胸腹全寬，少腹反覺微硬，不時攻動，此大便欲行，津液耗竭，不能即去故也，診其脉僅存一絲，改用獨參湯加當歸、枳殼，大便略去，結塊腰痛稍可，少腹遂和，又與六味地黃，仍加肉桂、沉香，調理而安。

痰飲

周又韜張使本燕人，體肥痰盛，善肉善飯，而患痰鳴喘嗽，食傷恆發，發則六脈遲滑，時見歇止，聲如拽鋸，遍地皆痰，每歲或一、二發或三五發，深秋初冬尤甚，遂用倒倉法，自言肢體皆輕，前證遂不復作，二年後因不禁牛肉復發，然其勢較前不過十一，是亦不慎口腹所致耳。

欬嗽

吳江邑侯華野郭公，仲秋喘嗽氣逆，診之兩尺左關弦數，兩寸右關濇數，弦者腎之虛，濇者肺之燥，夏暑內伏肺絡，遇秋燥收之令而發為欬嗽也，診後公詳述病情，言每歲交秋則欬，連發四載，屢欬痰不得出則喘，至夜坐不復臥，欬劇則大便枯燥有血，先曾服令高徒施元倩越婢湯，嗽即稍可，數日間堂事勞心，復欬如前，時元倩君歸松陵，諸醫治之罔效，因求洞垣之鑒，起我沉疴，答曰「公本東魯，腎氣數強，因水虧火旺，陰火上爍肺金，金燥不能生水，所以至秋則欬，欬劇則便燥有血，肺移熱於大腸之明驗也，合用千金麥門冬湯，除去半夏、生薑之辛燥，易以葳蕤、白蜜之甘潤，藉麻黃以鼓舞麥冬、生地之力，與越婢湯中麻黃、石膏分解五結之燥熱，同一義也」。郭公曰「松陵諸醫，咸詆麻黃為發汗之重劑，不可輕試，僅用杏仁、蘇子、甘、桔、前胡等藥服之，其效轉甚，何也？」答言「麻黃雖云主表，今在麥門冬湯中，不過借以開發肺氣，原非發汗之謂，麻黃在大青龍湯、麻黃湯、麻杏甘石湯方，其力便峻，以其中皆有杏仁也，杏仁雖舉世視為治嗽之通藥，不問虛實渾用，然辛溫走肺，最不純良，耗氣動血，莫此為甚，熬黑入大陷胸丸，佐甘遂等搜逐結垢，性味可知」，公首肯以為然，連進二劑，是夜便得安寢，次早復診，其脈之弦雖未退，而按之稍爽，氣口則虛濡乏力，因與語六味、生脈，加葳蕤、白蜜作湯，四服，其嗽頓減，郭公復云「向聞元倩有言，六味、八味丸中不可雜用參、朮，而先生居之不疑，用之輒應，其義

云何」？答曰「六味為填補真陰藥，與人參同用，原非正理，此兼麥冬、五味，緣合肺腎金水相生，當無留中戀膈之慮，善後之策，即以此方製丸，三時恆服不徹，至秋庶無復嗽之虞，先是公子柔屋，予用桂枝湯及六味作湯，咸加蠍尾，服之而瘥，其後夫人素有敗痰失道，左右兩脇，俱有結塊，大如覆盆，發則效嗽喘逆，腹下掣痛，六脈上促而按之少力，余用六君子加膽星、枳實、香附、沉香，二劑服之，大吐稠痰結垢一二升，因嘔勢太甚，中夜渡湖速往，黎明至署候之，嘔止嗽寧，脈息調勻，不必更進他藥矣。

通政勞書紳太夫人，年五十餘，素稟氣虛多痰，數日來，患風熱效逆，效甚則呃呃欲吐，且宿有崩淋，近幸向安，法當先治其效，因以桔梗湯加葳蕤、白薇、丹皮、橘皮蜜煎、生薑，四劑，撒其宿證，次與六君子加葳蕤，以安其胃氣，繼進烏骨鷄丸方，療其痼疾，而夫人以久不茹腥，不忍傷殘物命，改用大溫經湯，加麋茸、角腮作丸藥，雖異而功則一也。

肺 痿

陸去非，肺痿聲颯吐痰，午後發熱，自汗，左脉細數，右脉虛濡，平昔勞心耽色所致，先與生脉散合保元湯，次與異功散加黃芪，並加薑、棗，與都氣丸，晨夕兼進，調補半月而熱除痰止，月餘方得聲清。

孫起柏肺脹，服耗氣藥過多，脉浮大而重按豁然，飲食不入，幸得溺清便堅，與局方七氣，每劑用人參三錢，肉桂、半夏麴、炙甘草各一錢，生薑四片，四劑霍然，蓋肺脹實證居多，此脉虛大，不當以尋常論也。

一尼肺脹，喘鳴肩息，服下氣止嗽藥不應，漸至胸腹脹滿，脉得氣口弦細而瀋，此必勞力血上，誤飲冷水傷肺，肺氣不能收斂所致也，遂與越脾湯減麻黃，加細辛、葶藶大瀉肺氣而安。

湯伯乾子，年及三旬，患嘔吐經年，每食後半日許，吐出原物，全不穢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結，渴不喜飲，小便時白時黃，屢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日瀕於危，逮後延余診之，其兩關尺弦細而沉，兩寸皆濇而大，此腎藏真陽大虧，不能溫養脾土之故，遂以崔氏八味丸與之，伯謂「附子已經服過二枚，六味亦曾服過，恐八味亦未能克效也」，余曰「不然，此證本屬腎虛，反以味、附、白朮伐其腎水，轉耗真陰，至於六味，雖曰補腎，而陰藥性滯，無陽則陰無以生，必於水中補火，斯為合法，服之不終劑而愈。」

刑部湯元洲，年八十二，而痰中見血，服諸寧嗽止血藥不應，脈得氣口芤大，兩尺微緊，面色槁白，屢效痰不得出，效甚方有黃色結痰，此精氣神三者並虧，兼傷於熱，耗其津液，而效動肺胃之血也，因其平時多火，不受溫補，遂以六味丸合生脈散加萎蕤煎膏服之，取金水相生，源流俱澤，而效血自除，不必用痰血藥也。

錢曙昭久效吐血，四五日不止，不時闕熱面赤，或時成盆成碗，或時吐粉紅色痰，至夜則發熱自汗，一夕吐出一團，與魚腸無異，雜於鮮血之中，薄暮驟湧不已，神氣昏昏欲脫，灌童子小便亦不止，同道相商無策，因思瘀結之物既去，正宜峻補之時，遂猛進獨參湯稍定，緣脈數疾無力，略加肉桂、炮薑、童便少許，因勢利導，以斂虛陽之逆，一夜中盡參二兩，明晨其勢稍定，血亦不來，米粥漸進，脈息漸和，改用六味丸作湯，調補真陰，半月而安，同時有胡又曾，亦患虛勞吐血，一夕吐出，如守宮狀者一條，頭足宛然，色如櫻桃，不崇朝而斃。

陸晦菴曰「昔余患吐血，暴湧如潮，七八日不已，吾吳諸名家，莫能救止，有雲間沈四桂寓吳中，延請調治，慨然擔當，求其定方，用人參三兩，附子一兩，肉桂一錢，舉家惶恐，未敢輕用，越二日，其血益甚，更請診視，求其改用稍緩之方，彼云『病勢較前更劇，前方正欲改定，始克有濟』，更加人參至五兩，附子至二兩，親戚見之愈驚，彼曰『喘嘔脫血，數日不止，且頭面闕熱，下體厥冷，

正陽欲脫亡之兆，命在呼吸，若今日不進，來日不可為矣』，子姪輩懇其稍裁參、附，彼堅持不允，力諭放膽煎服，僕當坐候成功，親友見子勢急，且見其肯坐候進藥，料可無虞，遂依方求服，彼欣出熟附二十餘塊，授咀而稱二兩，同人參五兩，煎成，入童便、地黃汁一大碗，調肉桂末冷服，服後少頃，下體至足微汗，便得熟睡，睡覺血止喘定，周身柔和，漸可轉側，因餽十二金來，其收功不受，加至二十金始受，愈後盛見垣先生，見其一劑而効，心甚疑駭，詢其居常無病時，恆服人參兩許無間，今雖五兩峻補，止煎數沸，其味未盡，猶可當之，至於血證用附子二兩，從古未聞，因密貽其製藥者云『慣用附子汁，收入甘草，其附已經煎過十餘次，雖用二兩，不抵未煎者二三錢』，始知方士之術如此」。

蘇天若乃郎賓旭新婚後，於五月中暴吐血數升，昏夜邀視，湯藥不及，命煎人參五錢，入童便與服，明晨諸醫咸集，以爲人參補截瘀血，難以輕用，議進生地、山梔、牛膝等味，予曰「六脈虛微而數，無瘀可知，血脫益氣，先聖成法，若謂人參補瘀，獨不思血得寒則凝，反無後患耶？今神魂莫主，轉側昏暈，非峻用人參，何以固其元氣之脫乎？」遂進參一兩，二服頓安，次與四君、保元、六味等間服，後以烏骨雞丸調理而痊。

沈雲步媳，常有腰疼帶下之疾，或時勞動，日晡便有微熱，診其兩尺皆弦，而右寸關虛濡少力，此手足太陰氣衰，敷化之令不及也，合用異功散加當歸、丹皮，調補胃中營氣，兼杜仲以壯關節，澤瀉以利州都，則腰疼帶下受其益矣。

禮科姜如晨次媳，春初患發熱頭疼腹痛，效逆無痰，十指皆紫黑而痛，初用發表順氣不效，延余診之，脈來弦滑而數，右大於左，曰「此懷抱不舒，肝火鬱於脾土而發熱，熱蒸於肺，故效，因肺本燥，故無痰，脾受木尅，故腹痛，陽氣不得發越，故頭疼，四支為諸陽之本，陽氣不行，氣凝血滯，故十指疼紫，其脈弦者，肝也，數者，火也，細者，火鬱於血分也，遂以加味逍遙散加桂枝，於土中達木，三劑而諸證霍然，十指亦不疼紫矣。

文學褚廷嘉，精脫氣傷，喘汗，體熱如沐，六脉浮芤，按之乏力，勢不得不從事溫補，遂猛進黃耆建中湯、桂心加人參，數貼而安，因有脚氣痼疾，恆服腎氣丸不徹，六七年來宿患未除，堅懇石頑剷絕病根，乃彙取朮、附、桂附、芪附、參附等法，兼採八風散中菊花，鼈甲湯中鼈甲、貝齒、羚羊、犀角，風引湯中獨活、防己，竹瀝湯中薑汁、竹瀝為丸，共襄祛風逐溼之功，服後必蒸蒸汗出，不終劑而數年之疾頓愈，非深達法存千金妙義，烏能及此。

司業董方南夫人，體雖不盛，而恆有眩暈之疾，診其六脉皆帶微弦，而氣口尤甚，蓋緣性多鬱怒，怒則飲食不思，恆服消導之味，則中土愈困，飲食皆化為痰，痰從火化而為眩暈矣，豈平常肥盛多溼之痰可比例乎？為疏六君子方，水泛為丸服之，以培中土，中土健運，當無敷化不及，留結為痰，而成眩暈之慮，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朔客梁姓者，初至吳會，相邀石頑往診，時當夏月，裸坐盤餐，倍於常人，而形偉氣壯，熱汗淋漓於頭項間，時診不言所以，切其六脉沉實，不似有病之脉，惟兩寸略顯微數之象，但切其左，則以右掌抵額，切其右，則易左掌抵額，知其肥盛多溼，而夏暑久在舟中時，火鼓激其痰而為眩暈也，詢之果然，因與導痰湯，加黃檗、澤瀉、茅朮、厚朴，二服而安。

松陵吳友良，年逾古稀，頭目眩暈，乃弟周維素擅岐黃，與補中益氣數服，始用人參一錢，加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臥，三晝夜喃喃不休，仲君孝廉謙六，相延石頑往候，見其面赤，進退不常，左頰轟轟騶動，診其六脉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詢其平昔起居，云是知命之年，便絕慾自保，飲啖自強，此壯火爍陰，而兼肝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茱萸，易入鈎藤，大劑煎服，是夜即得酣寢，其後或加鼈甲，或加龍齒，或加棗仁，有時妄動怒火，

達旦不寧，連宵不已，則以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小劑生
脉散代茶，後與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河南督學汪緘菴媳，產後病虛無氣，洒洒然如驚，常時欬青黑結痰，欲欬則心中愴愴大動，欬則渾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聞一聲響，則頭面闕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專事婦科者，屢用補養心血之劑，罔効，虛羸轉劇，邀石頑診之，脉浮微弦而芤，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先傷風熱，坐草時逆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隔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淬蛤粉，以清理痰氣，夕用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菟滌瘀積，蓋瘀在隔膜之上，非焰硝無以透之，血在隔膜之上，非五靈無以濬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寧，形神漸旺，改用歸脾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康。

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恚頻承，近於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噤目眩，乃尊周渭文秉燭相邀，診其氣口數盛而促，人迎弦大而芤，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狀，渭老以為證犯條款，不出五日當斃，予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勢散漫，今拈著衣被，儘力拄摘，定為挑驚挑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怒而何？况脉來見促，當是痰氣中結，殊非代脉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勒一方，用鈎藤鈎一兩，煎成，入竹瀝半盞，薑汁五七，連夜製服，明日復延往候，云服藥後即得安寐，六脉亦已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調牛黃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共去結冀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脉靜人安，稀糜漸進，數日之間，平復如常。

老僧怕菴，心悸善恐，遍服補養心血之藥不應，天王補心丹服過數觔，恐轉增，面目四肢微有浮腫之狀，乃求治於石頑，察其形肥白不堅，診其脉濡弱而滑，此氣虛痰飲，浸漬於膈上也，遂以導痰湯，稍加參、桂，通其陽氣，數服而悸恐悉除，更以六君子加桂，水泛作丸，調補中氣而安。

春榜項鳴先尊堂，下痢，血色如莧汁，服消尅苦寒、芩、連、大黃之類愈甚，不時發熱痞悶，六脈瞥瞥虛大，右關獨顯弦象，然按之則芤，此氣虛不能統血之候，與補中益氣加炮薑、肉桂，四劑而安，又治郭然明之室，患五色痢，晝夜數十次，兼帶下如崩，誤服大黃、黃連之屬，十餘劑，遂隔塞不通，口噤不食者，半月餘，至夜必大發熱躁渴，六脈弦細而疾，此足三陰俱虛之候，與理中加桂、芩、木香、烏梅，以調其胃，次與加減八味作湯，導其陰火而痊。

刑部郎中申勗麓，高年久痢，色如莧汁，服芩、連、芍藥之類，二十餘劑，漸加呃逆，乃甥王勤中邀石頑往診，六脈弦細如絲，惟急進辛溫峻補，庶合病情，遂疏理中加丁香、肉桂方，諸醫咸謂血病無用薑、桂、人參之理，遲疑不敢服，仍啜芩、連、芍藥，遷延五日，病愈甚，而驟然索粥，舉家及諸醫皆以能食為慶，復邀石頑相商，而脈至如循刀，此中氣告竭，求救於食，除中證也，世人但知下痢能食為向愈，曷知其有除中之例乎？因表出以為後學之鑑。

褚某之尊堂，深秋久痢，口噤不食者，半月餘，但飲開水及瓜瓢汁，啜後必嘔脹腸鳴，絞痛不已，煩渴悶亂，至夜轉劇，所下皆膿血，晝夜百餘次，小水涓滴不通，諸醫束手告辭，始邀石頑，切其六脈皆弦細乏力，驗其積沫皆瘀淡色晦，詢其所服皆芩、連、檳、朴之類，因謂之曰「所見諸證俱逆，幸久痢虛弱，尚宜

溫補，姑勒一方，用理中加桂、苓、紫苑調之」，服後小便即通，便得稍寐，三四日間糜粥漸進，痢亦漸減，更與理中倍參，伏龍肝湯泛丸，調理而痊。

同川春榜陳穎患河魚腹疾，半月以來，攻剋不効，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都門久食煤火，肩背發出，不赤不疼，陷伏不起，發呃神昏，勢日瀕危，內外醫科互相推委，因命楫相邀石頑，就榻論之，六脈絃細欲絕，而有戴陽之色，所下之物，瘀晦如爛魚腸腦，證雖危殆，幸脈無旺氣，氣無喘促，體無躁擾，可進溫補，但得補而癰腫熈發，便可無虛，遂疏保元湯，每服人參三錢，生黃耆二錢，甘草、肉桂各一錢，伏龍肝湯代水煎服，一啜而稀糜稍進，再啜而後重稍輕，三啜而癰毒賁起，另延瘍醫敷治其外，確守前方，服十餘服而安，前後未嘗更易一味也。

一大兵船上婦，胎前下痢，產後三日不止，惡露未，行發熱喘脹，法在不救，有同道誤許可治，與藥一服，次早反加呃逆，計無所施，乃同兵丁托言貨船，拉石頑往診，其脈三至一代，直以難治辭之，彼則留住前醫，不使上涯，方知其意，原欲巧卸，恐余不往，故不明言其故，當此急迫之際，不與解圍，必致大傷體面，因謂之曰「此證雖危，尚有一線生機，必從長計議，庶可圖治」，彼聞是言，始放其醫抵家，而求藥於余，遂與蠶一枚，錢數文，令買砂糖熬粘白湯調服，既可治痢，又能下瘀，且不傷犯元氣，急與服之，彼欣然而去，其醫得脫，閉戶挈家

而遁，直至數日，大兵去後，前醫即過我而謝曰「若非金蟬脫殼，不免為螳臂所執也」。

朱元臣子，患五色痢，二十餘日，胸膈脹滿，而粥飲不進，服藥罔效，別延兩醫診視，一用大黃，一用人參，元臣不能自主，因執治於予，予曰「用大黃者，因其脹滿脈大也，用人參者，因其痢久不食也，痢久不食，大黃斷斷難施，膈滿作脹，人參亦難遽投，今擬伏龍肝為君，專溫土藏，用以濃煎代水，煎焦朮、茯苓、甘草、廣霍木香、炒烏梅，一劑痢減食進，再劑而止，遂不藥調理而起。

內閣文湛持，夏月熱淋，醫用香薷飲、益元散，五日不應，淋瀝轉甚，反加心煩不寐，乃弟廣文產可相邀往診，見其脣赤齒燥，多汗喘促，不時引飲，脈見左手微細，右手虛數，知為熱傷元氣之候，遂疏生脈散方，頻進代茶，至夜稍安，明日復苦澀便瀋數，然其脈已向和，仍用前方，不時煎服，調理五日而痊。

大史沈韓倬患膏淋，小澀頻數，晝夜百餘次，晝則滴瀝不通，時如欲解，痛如火燒，藥雖頻進，而所解倍常，澀中如脂如涕者甚多，服消脹清熱利水藥半月餘，其勢轉劇，面色痿黃，飲食難進，延石頑診之，脈得弦細而數，兩尺按之益堅而右關瀋大少力，此腎水素虧，加以勞心思慮，肝木乘脾所致，法當先實中土，使能隄水則陰火不致下溜，清陽得以上升，氣化通而疼瀋瘳矣，或云「邪火亢極，反用參、芪補之，得無助長之患乎」？曷知陰火乘虛下陷，非開提清陽不應，譬諸水注，塞其上孔傾之，涓滴不出，所謂病在下取之上，若用清熱利水，則氣愈陷，精愈脫而溺愈不通矣，遂疏補中益氣方，用人參三錢，服二劑痛雖稍減，而病者求其速効，或進四苓散加知母、門冬、沙參、花粉，甫一服，徹夜痛楚倍甚，於是崑服補中益氣兼六味丸，用紫河車熬膏代蜜調理補中，原方服至五十劑，參盡觔餘而安。

吳興閔少江，年高體豐，患胞痹一十三，年歷治罔效，一日偶述其證於張涵高，涵高曰「此病隱曲難明，非請正於石頑張子，不能測識也」，少江素參交知，因是延余，倍陳所患，凡遇勞心嗔恚，或飲食失宜，則小便頻數，滴瀝瀦痛不已，至夜略得交睫，溺即滲漉而遺，覺則阻滯如前，十三年來服人參、鹿茸、紫河車無異，然皆平箕無礙，獨犯牡丹、白朮即脹痛不禁，五犯五劇，究竟此屬何疾，余曰「病名胞痹，惟見之於《內經》，其他方書不載，是以醫不加察，并未聞其病名，此皆高粱積熱於上，作強傷精於下。溼熱乘虛結聚於膀胱之內胞也。《素問》云『胞痹者，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瀦於小便，上為清涕』，詳此節經文，則知膀胱虛滯，不能上吸肺氣，肺氣不清，不能下通水道，所以瀦滯，不以得湯熱之助，則小便瀦瀦微通，其氣循經蒸發，肺氣暫開，則清涕得以上泄也」，因舉腎瀝湯方服之，其效頗捷，但原其不得寧寢，寢則遺溺，知肝虛火擾而致，魂夢不寧，疎泄失職，所以服牡丹疎肝之藥，則脹者不勝其氣之竄以擊動陰火也，服白朮補脾之藥亦脹者，不勝其味之濁，以壅滯溼熱也，服人參、鹿茸、河車溫補之藥，平穩無礙者，虛能受熱，但補而不功於治也，更擬加減桑螵蛸散及羊腎湯泛丸服，庶有合於病情，然八秩年高，猶特體豐，不遠房室，藥雖中欸，難保前證不復也。

徽友黃元吉，年六十餘，因喪明畜妾，而患小便淋瀝，春間因顛仆昏憤遺尿，此後遂不時遺溺，或發或止，至一陽後，其證大劇，晝日溺瀝不通，非坐於熱湯，則涓滴不出，交睫便遺之不禁，因求治於石頑，其脈或時虛大，或時細數而左關尺必顯弦象，此腎氣大虧而為下脫之兆也，乃與地黃飲子，數服溺瀝稍可，遺亦少間，後與八味丸去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巴戟、遠志，調理而痊。

陝客亢某，年壯色蒼，體豐善瞰，患胞痹十餘年，諸省名醫，俱藥之不應，亦未有識其病名者，癸丑夏，泊吳求治，其脈軟大而濇濇不調，不時蹲踞於地，以手揉其莖囊，則溲從穀道點滴而滲，必以熱湯沃之，始得稍通，寐則有時而遺，其最苦者，中有結塊，如橘核之狀，外裹紅絲，內包黃水，雜於脂膩之中，與向所治高參議田孟先無異，此因恣飲不禁，酒溼乘虛襲入髓竅，故有是患，因令堅戒烟草、火酒、溼麵、椒、蒜、糟、醋、雞、豕、炙燂等味，與半夏、茯苓、豬苓、澤瀉、萆薢、犀角、竹茹作湯，四劑不應，省其故，以西北人慣食等味，不能戒口，所以不效，乃令其堅守勿犯，方與調治，仍用前藥四劑，勢減二三次，與腎瀝湯加萆薢，數服，水道遂通，溲亦不痛，但覺食不甘美，後以補中益氣加車前、木通，調之而安，此與高參議田孟先證雖同而治稍異，高則因遠恣樂妓館致病，故用腎瀝湯加減八味丸收功，田因陰虛多火，故用腎瀝湯、生脈散合六味丸收功，若萆薢分清滲水傷精之味，咸為切禁，此則肥盛多溼，故先與清胃豁痰之藥，然後理腎調脾為治，不得不異耳。

御前侍衛金漢光，年逾花甲，初夏悞飲新酒，致病前有淋瀝瀆痛，後有四痔腫突，此陰虛熱陷膀胱也，先與導赤散，次進補中益氣，勢漸向安，惟庭孔瀆痛未除，或令服益元散，三服遂致遺溺不能自主，投劑不應，直至新秋，脈漸耍弱，因採腎瀝之義，以羯羊腎製補骨脂，羊脬製菟絲子濃煎，桑根皮汁製螻蛄，甫進三日，得終夜安寢，涓滴靡遺矣。

太學趙雪訪，消中善食，日進膏粱數次，不能敵其饑勢，中夜必進一飲，食過即昏昏嗜臥，或時作酸作甜，或時夢交精泄，或時經日不飲，或時引飲不徹，自言省試勞心所致，詢其先前所服之藥，屢用安神補心，滋陰清火，俱不應，延至麥秋，其證愈劇，始求治於石頑，察其聲音濁而多滯，其形雖肥盛色蒼，而肥肉綿軟，其脈六部皆洪滑而數，惟右關特甚，其兩尺亦洪滑，而按之少神，此腎氣不充，痰溼挾陰火泛溢於中之象，遂與加味導痰加蘭香，數服，其勢大減，次以六君子合佐金、枳實湯泛丸，服後以六味丸去地黃加鱉膠、蒺藜，平調兩月而康。

朔客白小樓，中消善食，脾約便艱，察其形瘦而質堅，診其脈數而有力，時喜飲冷氣酒，此酒之溼熱內蘊為患，遂以調胃承氣三下，破其蘊熱，次與滋腎丸數服，滌其餘火而安，又治粵客李之藩，上消引飲，時當三伏，初時自汗發熱，煩渴引飲，漸至溲便頻數，飲即氣喘，飲過即渴，察謀脈象，惟右寸浮數動滑，知為熱傷肺氣之候，因以小劑白虎加人參，三服其熱頓減，次與生脈散，調理數日而痊。

薛廉夫子，強中下消，飲一溲二，因新娶繼室，真陰灼爍，虛陽用事，陽強不倒，姿肆益甚，乃至氣息不能相續，精滑不能自收，背曲肩隨，腰胯疼軟，足膝痿弱，寸步艱難，糜粥到口即厭，惟喜膏粱方物，其脈或時數大少力，或時弦

細數疾，此陰陽離決，中空不能主持，而隨虛火輒內輒外也，峻與八味腎氣、保元、獨參，調補經年，更與六味地黃，久服而瘥。

邵涓賓，仲夏與一婢通，因客至驚恐，精氣大脫，即凜凜畏寒，翕翕發熱，畏食畏飲，小便淋瀝不禁，邀石頑診之，六脈弦細如絲，責責如循刀刃，此腎中真陽大虧之兆，令服生料六味，稍加桂、附，以通陽氣，其左右親戚咸謂夏暑不宜桂、附，另延一醫，峻用人參、附子，月餘飲食大進，猶謂參、附得力，恣餌不徹，遂至日食豚蹄雞鴨七八餐，至夜頑治熟食，聽其飽餐二次，如此又兩月，餘形體豐滿備常，但苦時時嘈雜易饑，常見青衣羣鬼，圍遶其側，徧禱不靈，復邀石預診治，其脈皆滑數有力，而右倍於左，察其形色多滯，且多言多笑，而語多不次，此味痰壅塞於中，復加辛熱，助其淫火，始本陰虛，末傳中消之患也，不急祛滌，必為狂癡之病，為製涌吐之劑，遲疑不進，未幾忽然大叫發狂，妄言妄見，始信余言之非謬也。

一婦懷孕六月，因喪子悲哭動胎，醫用黃芩、白朮輩安胎藥，二服不應，改用枳殼、香附、紫蘇、砂仁理氣，一服胎遂上通心下，脹悶喘急，口鼻出血，第三日午後來請石頑，薄暮往診，其脈急疾如狂風驟雨，十餘至則不至，頃之復至如前，因諭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無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氣所結，震屬木，惟金可制，令以鐵斧烈火燒紅醋淬，乘熱調芒硝末一兩灌之，明日復來請，云夜半果下異胎，下後脈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惡露甚多，又與安神調血之劑，數服而安。

郝媳懷孕九月，患瘧三四發後，即嘔惡畏食，診其脈氣口濇數不調，左關尺絃數微滑，此中脘有冷物阻滯之候，以小柴胡去黃芩加炮薑、山楂，四服稍安思食，但性不嗜粥，連食肺鴨之類，遂瘧痢兼併，胎氣下墜不安，以補中益氣去黃耆，加香砂、烏梅，五服而產，產後痢瘧俱不復作矣，其僕婦產後數日，亦忽下痢膿血，至夜微發寒熱，小腹脹痛，與千金三物膠艾湯去榴皮，加炮黑山楂，六服而瘳。

《徐靈胎醫話精華》

徐靈胎（大椿），晚號洄溪老人，吳江人，生有異稟，聰強過人，百家諸子、星經、地志、音律、武技，無不研究，醫術尤精，視疾能洞澈病原，故用藥有神施鬼設之妙，晚年名望益隆，著有徐氏醫書十三種。

葑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噤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祧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脉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貲，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運使王公敘揆，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脉，宜樽節為妙，一日忽昏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服，余診其脉洪大有力，面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為末，假稱他藥納之，恐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譁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張由巷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

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脉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强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為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信，且觸其怒，於是諂諛之人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舁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為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眾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而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痺，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尚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醉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嚙下，少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為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晉接如常，惟呼飢耳，余啟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細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為惡風所吹，公曾受惡風否」？曰「無之」，既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隨圍口外，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頰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藥，擦其內，又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足，公啟戶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

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有所感，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周痺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徧身疼痛，四肢癱瘓，日夕叫號，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視之曰「此歷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可動，乃遺歸，月餘而病愈，大凡榮衛藏府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能攷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敷搗蒸薰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服風藥不驗，即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即不死，亦為廢人，在在皆然，豈不冤哉！

痲症

新郭沈又高，讀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厥逆，語澹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此《內經》所謂痲證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子，正為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震動，三劑而病除八九，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辦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即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為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脛腫紅大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余曰「此所謂則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內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煎劑，託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為癰腫，上為發頤，中為肺癰、肝癰、痞積，下為腸癰、便毒，外則散為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為痿痹拘攣，注於足脛，則為則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此等證逐無人知之矣。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叱曰「此等奧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

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羣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眾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侯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侯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賁成親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可，止服其半，是夜即氣平得寢，並不瀉，明日服全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宿侵晨，余尚臥室中未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堂中掃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來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旋入余臥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羣以為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出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為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投以六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益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熱邪留於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為熱痰，三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開胃之藥，兩劑而安，諸人以為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焉，歸即狂言昏冒，活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九，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為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為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氏，隨眾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遇救，余仍以前藥煎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吾患心疼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牀裏，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作祟，今後若來，汝即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瘟疫

雍正十年，崑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崑，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氣觸之成病，死者數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症，身熱神昏，悶亂煩燥，脈數無定，余以清涼芳烈，如鮮菖蒲、澤蘭葉、薄荷、青蒿、蘆根、茅根等藥，兼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昏暈時所歷之境，雖言之鑿鑿，終虛妄不足載也，余始至崑時，懼應酬，不令人知，會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接踵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藥，與證相反，余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為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為他醫所誤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和運氣之轉移，去歲因水濕得病，濕甚之極，必報燥化，《內經》言之甚明，況因證用藥，變化隨機，豈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濕之方，而以治瘟疫那燥火之證耶。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濱，患暑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亢旱，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鄰家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老嫗指余曰「此即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即斷，盡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尚溫，皮色未變，此暑邪閉塞諸竅，未即死也，為處清暑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之，一劑而有聲，二劑能轉側，三劑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時，值盛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厥僵，其形如尸，而齒噤不閉，已辦後事矣，居停之僕，總優求救於余，余因近鄰往診，以箸啟其齒，咬著不能出，余曰「此暑邪閉塞諸竅耳」，以紫金錠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臨河，一老嫗坐窗口榻上，仿佛病者，歸訪之，是夜黃昏即能言，更服煎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淺極易，而知者絕少，蓋邪逆上，諸竅皆閉，非芳香通靈之藥，不能即令通達，徒以煎劑灌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之藥，豈能起死回生乎？

蘆墟迓耕石，暑熱壞證，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

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消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辟歷耶」？黑人曰「熱爾三辟歷，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熱極，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曰「此即刻亡陽矣」，急進參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願甘償命」，乃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温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以參附進，舉室皆疑駭，其外舅席際飛篤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乃熱病所變，因熱甚汗出而陽亡，苟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證，誤用即死，死者甚多，傷心慘目，比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閩門內香店某姓，患暑熱之證，服藥既誤，而樓小向西，樓下又香燥之氣，薰爍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擡歸以待斃，余曰「此證固危，然服藥得法，或尚有生機，若更暴於烈日之中，必死於道矣」，先進以至寶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目赤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痊。

常熟席湘北，患暑熱證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躁昏沈，聚諸汗藥，終無點汗，余曰「熱極津枯，汗何從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遍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濕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即以去濕，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即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概也。

洞庭後山席姓者，暑邪內結，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脈尚微存，所謂尸厥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其諸竅，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蘿蔔、甘蔗打汁，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碗而漸甦，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臥牀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實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閩門龔孝維，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瞀亂昏迷，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出，陽將脫矣，急處以參附，方親戚滿座，謂大暑之時，熱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眾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劑，漸甦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呃逆，醫者以為壞證不治，進以參附等藥，呃益甚，余曰「此熱呃也，哕在上焦，令食西瓜」，羣醫大譁，病者聞余言，即欲食，食之呃漸止，進以清降之藥，二劑而諸病漸愈，又有戚沈君倫者，年七十，時邪內陷而呃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呃也，君以枇杷葉、鮮蘆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痊，蓋呃逆本有二因，由於虛寒，逆從臍下而起，其根在腎，為難治，由於熱者，逆止在胸臆間，其根在胃，為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呃，而概從寒治，無不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呃熱者，俱為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熱物，冷逆相爭，亦可呃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見何不思也。」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診，色夭脈微，而動易出汗，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附三錢，偕附子飲之，仍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啟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陽未遽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即暈，倦臥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知此危急之證，不但誤治必死，即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崇明施姓，遷居邵之盤門，其子患暑毒血痢，晝夜百餘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其姻戚也，力懇余診之，余曰「此熱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藥」，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事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厲聲而對曰「用得好藥，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藥否？隱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入門，因託雨亭訪其故，其父因余不止，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藥，給病者曰「視汝脉者，此地名醫，而藥則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冤哉！又聞服藥之後，因口乾如出火，欲啖西瓜，醫者云「痢疾喫西瓜必死」，欲求凉水，尤禁不與，因給其童取井水嗽口，奪盆中水，飲其半，號呼兩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者，而醫家病家視為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東山葉寶倫，患五色痢，每日百餘次，余照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為撫其腹，腹內有塊，大小各一，儼若葫蘆形，余重揉之，大者裂破有聲，暴下五色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後痢頓減，飲食漸進，再揉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滯之物，久則成囊成癖，凡病皆

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虛，不可驟消，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補之耳。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次，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為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減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為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家中人遇有小病，皆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為常，十年以來，服附子數十觔，涼寒愈劇，初冬即四面環火，棉衣幾重，寒慄如故，余曰「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厥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於外，用蘆根數兩，煎清涼疏散之藥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溫，逾年附毒積中者盡發，周身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既又遍體及頭面口鼻俱生熱瘡，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熱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年彌高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熱藥，則熱併於內，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為陽虛而死也。

畏風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虛其表，繼用補劑，以固其邪，風入榮中，畏風如矢，閉戶深藏者數月，與天光不相接，見微風，則發寒熱而暈，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桶皆重布遮蔽，又張帷於牀前煖帳之外，余被邀請，診其脈微軟無陽，余曰「先為藥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照以陽光不可，且曬日中，藥乃效」，閣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啟窗戶，十日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閣學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甚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固，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強也。

嘉興朱宗周，以陽盛陰虧之體，又兼痰凝氣逆，醫者以溫補治之，胸膈痞塞而陽道痿，鞏醫調脾腎兩虧，將恐無治，就余於山中，余視其體豐而氣旺，陽升而不降，諸竅皆閉，笑謂之曰「此為肝腎雙實證，先用清潤之品，加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痰開胃之藥，滌其中宮，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即通」，五月以後，妾即懷孕，得一女，又一年，復得一子，惟覺周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火丸高為常饌，一或間斷，則火旺隨發，委頓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人乃以熱藥治陽痿，豈不謬哉！

蘇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責之，體虛而兼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昏身重，醫者以為純虛之證，惟事峻補，每日用人參三錢，痰火愈結，身強如尸，舉家以為萬無生理，余入視時，俱環而泣，余診畢，及按其體，偏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駭，余曰「諸人之泣，以其將死耶？試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聞之，頗不信，曰「如果能起，現今喫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千金為壽」，余曰「此可動他人，余無此例也，各盡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末藥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動如常，其時牡丹方開，其戚友為設飲花前以賀，余適至，戲之曰「君服人參千金而幾死，服余末藥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舅在旁，曰「必當償，先生明示幾何」？余曰增病之藥值千金，去病之藥自宜倍

之，病者有驚惶色，余曰「無恐，不過八文錢，買葡萄子為末耳，尚有服贖者」，羣取視之，果葡萄子也，相與大笑，其周身結核皆補住痰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凝在膚膜，若入藏，則死已久矣。

松江王孝賢夫人，素有血證，時發時止，發則微嗽，又因感冒，變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龍證也」，曰「我固知之，但弱體而素有血證，麻桂等藥可用乎」？余曰「急則治標，若更喘數日，則立斃矣，且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誠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而死，則不咎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與服，飲畢而氣平，就枕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痰潤肺養陰開胃之方，以次調之，體乃復舊，法翁頗有學識，並非時俗之醫，然能知而不能行者，蓋欲涉世行道，萬一不中，則謗聲隨之，余則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凡舉事一有利害關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也哉！

蘇州沈母，患寒熱痰喘，洩其壻毛君延余診視，先有一名醫在座，執筆沈吟曰「大汗不止，陽將亡矣，奈何？非參、附、熟地、乾薑不可」，書方而去，余至，不與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診，脉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顧毛君曰「急買浮麥半合，大棗七枚，煎湯飲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頓止，乃為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亡陽亡陰相似，而實不同，一則脈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潤，一則脉洪，汗熱不黏，手足溫和而舌乾，但亡陰不止，陽從汗出，元氣散

脫，即為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方熾，不可即用陽藥，宜收斂其陽氣，不可不知也，亡陰之藥宜涼，亡陽之藥宜熱，一或相反，無不立斃，標本先後之間，辨在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故動輒相反也。

觀察毛公裕，年屆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能臥者，七日，舉家驚惶，延余視之，余曰「此上實下虛之證，用清肺消痰飲，送下人參小塊一錢」，二劑而愈，毛翁曰「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參切塊之法，此則聰明人以此術奇耳」，後歲餘，病復作，照前方加人參煎入，喘而逆愈甚，後延余視，述用去年方而病有加，余曰「莫非以參和入藥中耶」？曰「然」，余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亦二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盛，惟作塊，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過腹中而人參性始發，病自獲痊，比等法，古人亦有用者，人自不知耳，於是羣相歎服。

飲癖

洞庭席載岳，素脇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黃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狀，不能支矣，愈則復發，余按其腹有塊，在左脇下，所謂飲囊也，非消此，則病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蒸藥一料，用麪作圍，放藥在內，上蓋銅皮，以艾火蒸之，日十餘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塊盡消，其病永除，年至七十七而卒，病此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雖輕重不一，而蒸法為要。

嘉興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吐，時發時愈，是時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日，醫以膈證回絕，其友人來邀診，余曰「此翻胃證，非膈證也，膈乃胃腑乾枯，翻胃乃痰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瀉心湯加減治之，漸能進食，尋復舊，從此遂成知己，每因飲食無節，時時小發，且不善飯，如是數年，非余方不服，甚相安也，後余便道過其家，謂余曰「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虛，非參附不可，今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以腐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亭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兩月，遣人連夜來迎，即登舟，抵暮入其寢室，見牀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亭已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泣別之態而已，蓋血湧斗餘，無藥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殞於一朝，天下之服熱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婁門范昭，素患翻胃，粒米不能入咽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曰「此虫隔也，積血所成」，舉家未信，余處以開膈末藥，佐以硫黃，三劑後，吐出瘀血半甌，隨吐出虫二十餘枚，長者徑尺，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腸俱空，乃藥入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舉家驚喜，以為病愈，余曰「未也」，姑以粥與之，連進二碗，全然不嘔，更覺寬適，頃之粥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曰「胃腑已為蟲蝕，無藏食之地，無救也」，辭不復用藥，不旬日而卒。

學宮後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醫以通利導之，水愈聚而溺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衝心即死，再飲湯藥，必不能下，而反增其水，余曰「此因溺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藥塗之，使溺器大腫，隨以消腫之藥解之，一腫一消，溺管稍寬，再以藥湯洗少腹而擠之，蓄溺湧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之法也。

木瀆某，小便閉七日，腹脹如鼓，傴僂不能立，衝心在頃刻矣，就余山中求治，余以鮮車前根搗爛敷其腹，用諸利水藥內服，又煎利水通氣藥，使坐湯中，令人揉擠之，未幾溺迸出，灑及溲者之面，溺出斗餘，其所坐木桶幾滿，腹寬身直，徜徉而去。

常熟汪東山夫人，患消證，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碗，而漉便不異常人，此乃為火所爍也，先延郡中葉天士，治以烏梅、木瓜等藥，斂其胃氣，消證少瘥，而煩悶羸瘦，飲食無味，余謂此熱痰凝薄，未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痰，兼和中開胃調之，病情屢易，隨證易方，半年而愈。

蘇州黃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夕方甦，舌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猶直視，脈參錯無常，余曰「此蟲痛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忽復更痛，吐出蟲二十餘條，長者徑尺紫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竄未去也，復以殺蟲之藥，兼安胃補脾之方調之，而蟲根遂絕，蓋此證甚多，醫者既不能知，惟認為寒與食，即以為蟲，又無殺蟲之方，在精力強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為丁奚、勞怯、痞膨等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也，余治此證不一，姑舉其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蔣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於頭，時作時止，醫藥罔效，向余求治，余曰「此蟲病也，以殺蟲之藥，蟲即遠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之象，余用殺蟲之藥為末，調如糊，到處敷上，而以熱物熨之，蟲又逃之他處，隨逃隨敷，漸次平安，而根終不除，遂授方令歸，越二年書來，云蟲根終未盡，但不甚為害耳，此真奇疾也。」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怔忡，日服參朮峻補，病益甚，聞聲即暈，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恙，堅持不往，不得已，來就醫診視，見二女僕從背後抱持，二女僕偏體敲摩，呼太太無恐，吾儕俱在也，猶驚惕不已，余以消痰之藥去其涎，以安神之藥，養其血，以重墜補精之藥納其氣，稍得寢，十月餘，驚恐全失，開船放炮，亦不為動，船擠喧嚷，歡然不厭，蓋心為火藏，腎為水藏，腎氣挾痰以衝心，水能剋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安其位，則不但不相剋，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長興趙某，以經營過勞其心，患怔忡證，醫者議論不一，遠來就余，余以痰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之藥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氣體多痰，誤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剋之證，一則心血虛耗，相火不甯，侵犯天君之證，不得混淆也。

亢陽

姻戚殷之普，年近八旬，素有腸紅證，病大發，飲食不進，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賀歲候之，正辦後事，余診其脈，洪大有力，先以竈灰石灰作布袋，置陰囊於上，袋濕而囊腫消，飲以知母、黃柏瀉腎之品，越三日，余飲於周氏，周與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門聲，啟視之，則其子扶病者至，在座無不驚喜，同問余曰「何以用伐腎之藥而愈」？余曰「此所謂欲女子而不得也」，眾以為戲言，翁曰「君真神人也，我嚮者館穀京師，患亦相似，主人以為無生理也」，遂送我歸，歸旬日即痊，今妻妾盡亡，獨處十餘年，貧不能蓄妾，又恥為苟且之事，故病至此，既不可以告人，亦無人能知之者，言畢悽然淚下，又閱五年而卒，蓋人之氣稟各殊，亢陽之害與縱慾同，非通於六經之理，與岐黃之奧者，不足與言也。

平望鎮家張瑞五，素有血證，歲辛丑，余營葬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往返，因勞悴而大病發，握手泣別，謂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一日鎮有延余者，出其前所服方，問何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曰「今何在」，曰「即在館橋之右」，即往候之，精神強健，與昔迥異，因述服瓊玉膏後，血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頗有效，以此助館穀所不足耳，余遂導以行醫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擇清淡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即無大功，亦不貽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亂投重劑，一或有誤，無從挽回，病家縱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為然，後其道大行，遂成一鎮名家，年至七十餘而卒，瓊玉膏為治血證第一效方，然合法頗難，其時不用人參，祇用參鬚、生地，則以浙中所出鮮生地，打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黃，治血證舍此，無有無弊者。

洞庭吳倫宗夫人，席翁士俊女也，尚患血證，每發，余以清和之藥調之，相安者數年，郡中名醫有與席翁相好者，因他姓延請至山，適遇病發，邀之診視，見余前方，謂翁曰「以此陽虛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辨耶」？立溫補方加鹿茸二錢，連服六劑，血上冒，連吐十餘碗，一身之血盡脫，脈微目閉，面青唇白，奄奄待斃，急延余治，余曰「今藏府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亟以鮮生地十觔，絞汁煎濃，略加人參末，徐徐進之，歷一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

手足得展動，脣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膠、三七等養陰之品，調攝月餘，血氣漸復，夫血脫補陽，乃指大脫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現種種虛寒之證，亦當氣血兼補，豈有素體陰虛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紅，反用大熱升發之劑，以擾其陽而燦其陰乎？此乃道聽途說之人，聞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淺也。

嘉興王蔚南，久患血證，左脇中有氣逆衝喉旁，血來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帶青，脈微聲啞，氣喘不得臥，危在旦夕，余以阿膠、三七等藥，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之品，止其衝逆，復以補血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臥，繼令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臥，大凡脫血之後，斷不可重用人參，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膩，以助痰滯胃，要知補血之道，不過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氣自復，非補劑入腹，即變為氣血也，若以重劑塞其胃口，則永無生路矣，况更用溫熱重劑，助陽燦陰而速之死乎？

洞庭張姓，素有血證，是年為女辦裝，過費心力，其女方登轎，張忽血冒升餘，昏不知人，醫者濃煎參湯服之，命懸一息，邀余診視，六脈似有如無，血已脫盡，急加阿膠、三七，少和人參以進，脈乃漸復，目開能言，手足展動，然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兩端，血脫則氣亦脫，用人參以接其氣，氣稍接，即當用血藥，否則孤陽獨旺，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永諸的靈蘊秘典

背痛

烏鎮莫秀東患奇病，痛始於背，達於胸脇，晝則飲食如常，暴則痛發呼號，徹夜鄰里慘聞，醫治五年，家資蕩盡，秀東欲自縊，其母曰「汝有子女之累，尚須冀念，不如我死，免聞哀號之聲，欲赴水，其戚憐之，引來就醫，余曰「此瘀血留經絡也」，因謂余子熾曰「此怪病也，廣求治法以療之，非但濟人，正可造就己之學問」，因留於家，用針灸熨榻煎丸之法，無所不備，其痛漸輕，亦漸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謝不置，余曰「我方欲謝子耳」，凡病深者，須盡我之技，而後奏功，今人必欲一劑見效，三劑不驗則易他醫，子獨始終相信，我之知己也，能無感乎！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暈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遂日服人參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附偶間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棹來招，至則自述其全賴參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脉，極洪大而時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不潤，不目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可不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寢，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臥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於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參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溫而臥矣，於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證俱同此。

血痢

洞庭葛允誠，患血痢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為必無生理，余友姜君錫常，次子萼芳，從余學醫於山中，病者即萼芳妻弟也，錫常憐之，令同萼芳寄膳余家，朝夕診視，余先用滋補之劑，以養血脉，復用開胃之藥，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久病至五載，大腸之內，必生漏管，遂以填補之品塞其空竅，痢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飯必六七碗，至冬病全愈，豐肥強壯，歸至家，親戚俱不相識認，無不歎以為奇。

徽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貧，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勞患崩證，服參附諸藥而病益劇，延余治之，處以養血清火之劑，而病稍衰，蓋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吳江來，方且泣曰「我遇先生而得生，今遠去，病發必死耳」，余為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郡中有洋客請治其室人，一白頭老嫗出拜，余驚問曰「我即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方藥，至五十而崩證絕，今已六十餘，強健逾昔，我婿迎我於此，病者即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崩證往往在五十歲以前，天癸將絕之時，而衝任有火，不能攝納，橫決為害，至五十以後，天癸自絕，有不藥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時而仍有此證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法，不知者，以溫熱峻補，氣愈旺而陰愈耗，禍不旋踵矣，此極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蓋未能深考其理，而誤殺之耳。

血厥

東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索，出署，突有一人攔輿喊救命，謂「我非告狀，欲求神丹奪命耳」，其家即對公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日，方欲入棺，而唇目忽動，按其口尚溫，誤傳余能起死回生，故泥首哀求，余辭之不獲，乃給之，曰「余舟中有神丹可救」，因隨之舟中，與黑神丸二粒，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隨即歸家，後復至山中，其人已生，蓋此乃瘀血衝心，厥而不返，黑神丸以陳墨為主，而以消瘀鎮心之藥佐之，為產後安神定魄，去瘀生新之要品，醫者苟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乎？

南門陳昂發夫人，懷娠三月，胎氣上逆，舌腫如蛋，牙牀紫黑，粒米不能下，醫者束手，延余治，余曰「此胎中有毒火衝心，舌為心苗，故毒聚於舌，腫塞滿口，則飲食絕矣」，乃用珠黃散及解毒軟堅之藥，屢塗其舌，腫漸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毒傷陰，當滋養其血氣耳，乃專服余藥，轉生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邪人之言，服不經之藥，幾致傷生，可為戒也。」

爛溪潘開子表弟，其夫人懷娠患痢，晝夜百餘次，延余視，余以黃芩湯加減，兼養胎藥飲之，利遂減，飲食得進，而每日尚數十次，服藥無效，余曰「此不必治，名日子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既產，恐有變證耳」，病家不信，更延他醫，易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藥少許，後生產果甚易，而母氣大衰，虛象百出，適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產後法，消息治之，病痊而利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反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余往候族兄龍友，坐談之際，有老嫗惶遽來曰「無救矣」，余駭問故，龍曰「我姪婦產二日不下，穩婆已回絕矣」，問何在，曰「即在前巷」，余曰「試往診之」，龍友大喜，即同往，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猶令用力迸下，余曰「無恐，此試胎也，尚未產，勿強之，扶令安臥，一月後始產，產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微哂，作不然之態，且曰「此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

有如此而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血安胎之方，一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一月，果生一男，而產極易，家以為神，龍友請申其說，曰「凡胎旺而母有風寒勞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即愈，不知而以為真產，強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不能安矣，余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今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產，左脈甚旺，故知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西濠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瘀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虛寒之說，用乾薑、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出而身熱於炭，唇燥舌紫，仍用前藥，余是日偶步田間看菜花，近炳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曰「生產血枯火熾，又兼風熱，復加以剛燥滋膩之品，益火塞竅，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膏，則陽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法，用竹皮、石膏等藥，余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產後用石膏之理」，蓋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素信余，立主服之，一劑而甦，明日炳若復求診，余曰「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庸易方」，如言而愈，醫者羣以為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惟服薑、桂則必死。

蘇州顧某繼室。產後惡露不出。遂成血膨。醫者束手。顧君之兄掌夫。余戚也，余延治之，余曰「此瘀血凝結，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人法，用肉桂、黃連、人參、大黃、五靈脂成劑，下其瘀血，羣醫無不大笑，謂「寒熱補瀉并相犯之藥，合而成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

與服，明日掌夫告余曰「病不可治矣，病者見鬼竊飲所服藥，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驗之，藥本氣味最烈之品，嘗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瘀血升餘，而腹漸平，思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往，其門首掛榜燒楮，余疑有他故，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之，則曰「先生去之夕，病者夢其前夫人怒曰『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虐余之女，余欲傷汝命，今為某所治，余將為大蛇以殺汝』，即變為大蛇，大驚而醒，故特延僧修懺耳，蓋前夫人以產後血臟亡，病狀如一，而醫者治不中病，遂致不起，蓋人一病有一病治法，學不可不博也。